旅行雜誌

上海圖書館藏

民國三十一年八月

第十六卷 第八期

CHINA TRAVEL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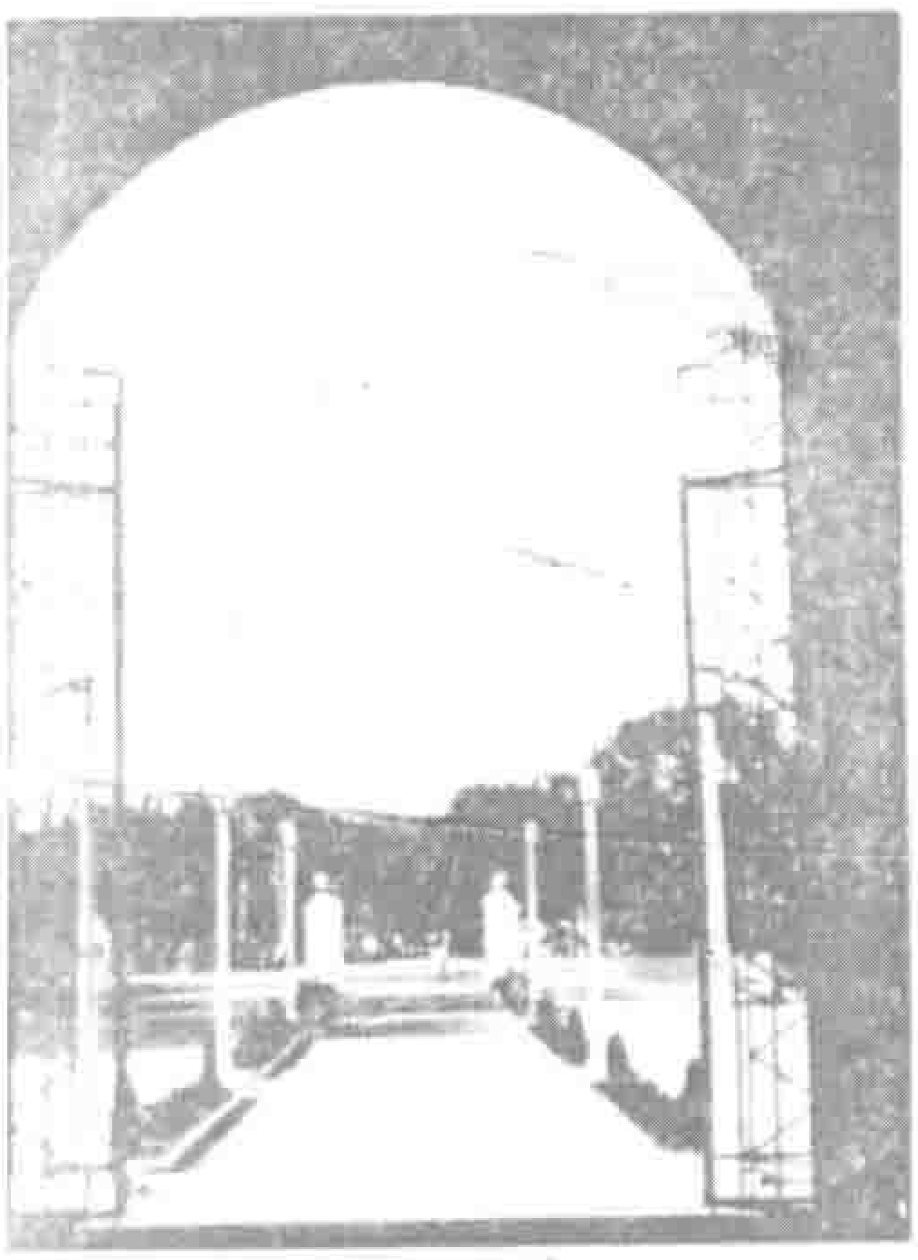
Vol. 16 No. 8 August 1942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青島畫面

⇧青島背山面海，碧水青山，風景如畫。此係青島全景。



⇧中山公園前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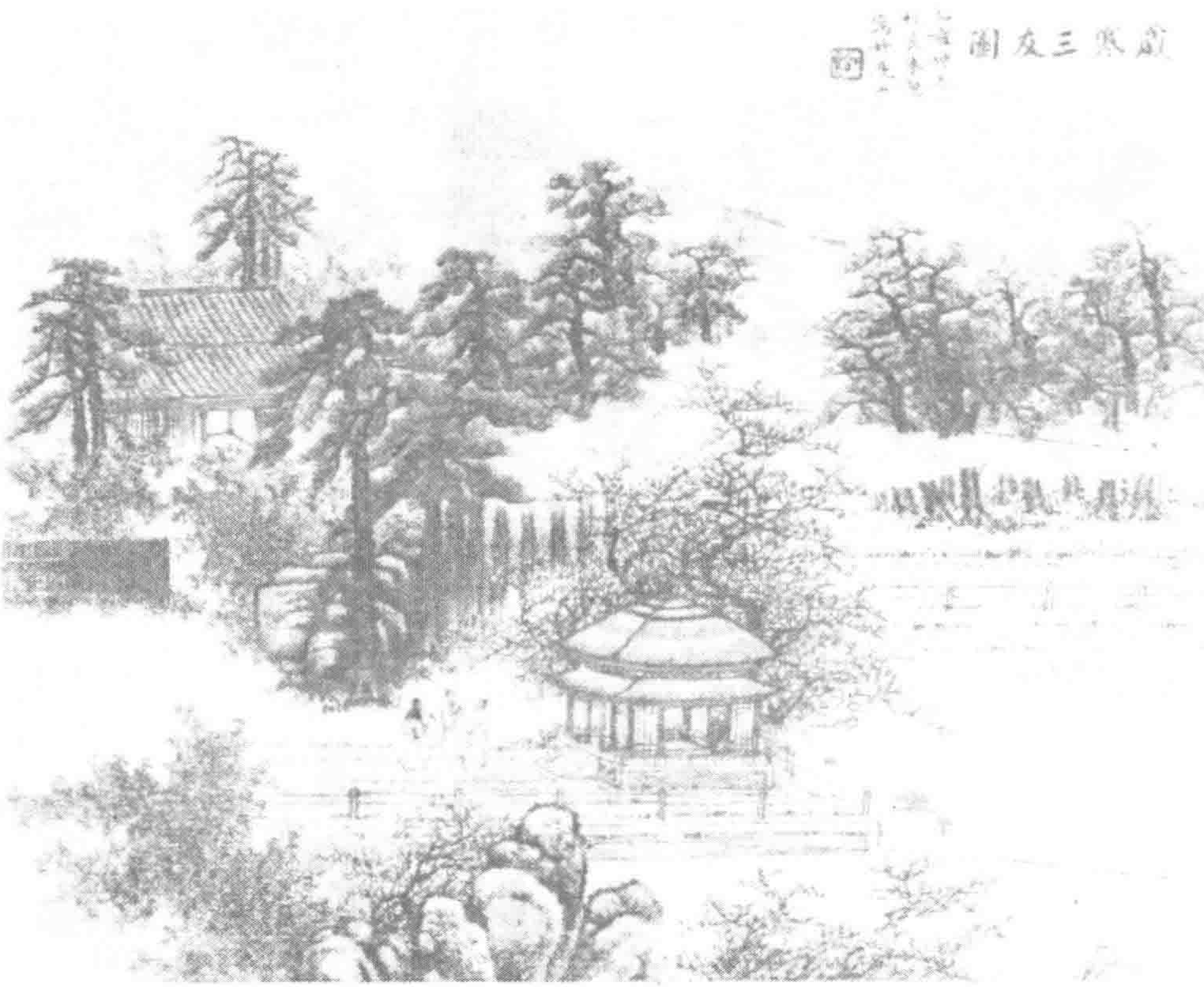
⇩水族館在海濱公園內，建於民國二十年。

⇩海東飯店建築宏偉，樓高七層，面臨海灘，爲避暑勝地

⇦海濱公園內景

⇩太平路紀念塔，民國十七年建。

朱虹艮先生之山水



朱超畫例

扇面冊頁　每件四十元
堂　幅　每尺四十元
立　軸　每尺卅二元
屏　條（整幅對裁爲度）　每尺廿四元
手　卷　每尺四十元

工細加倍　點景另議　潤筆先惠　約期取件

朱超字虹艮別號埜盧山人浙之海寧人嗜翰墨尤擅丹青所作山水人物深得墨井耕烟衣鉢而工細之處幾欲駕劉松年文衡山而上之惟稟性古僻落落寡合嘗杜門精研藝術無間寒暑垂二十年運筆用墨之妙更見卓絕友人得其寸楮尺簡莫不珍同拱璧而其追撫唐宋諸作尤形神俱肖洵近代僅見之丹青妙手也

曾熙讀畫書後

收件處上海各大扇箋莊　中國旅行社旅行雜誌部

和豐

星加坡珠烈街六十五號

和豐油較有限公司製造象標椰油麒麟標清香油象標牛油

和豐肥皂廠有限公司製造椰標肥皂六百號香皂甘油棕油

四六—〇六〇

本期廣告索引（以首字筆劃多寡爲序）

敬向惠登廣告商行道謝

廣告戶名　地位

國內

上海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底封外
大東旅社……15頁
百中堂……43頁
朱超……1頁
汪裕泰茶號……4頁
宏興大藥房……43頁
金門大酒店……50頁
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49頁
梅林罐頭食品公司……44頁
張裕釀酒公司……30頁
都錦生……34頁

天津

仁立公司……4頁

廣告戶名　地位

國外

星加坡

永安堂……12頁
和豐肥皂公司……2頁
國興公司……6頁

檳榔嶼

乃裕公司……6頁

馬尼拉

中興銀行……26頁
菲律濱旅行局……36頁
瑞隆興……44頁
新合美公司……22頁
華東國貨入口商……16頁
P. L. M. Co.……35頁

四六一〇六一

商標註册

天馬牌

仁立

仁立公司毛呢紡織廠

天津英租界六十八号路

法蘭絨
毛花呢
薄花呢
派力司
啥味呢
大衣呢
禮服呢
馬褲呢
華達呢
嗶嘰
毛毯

國產

WOOLENS & WORSTEDS

Suitings and Overcoatings

JEN LI WOOLEN MILL

DUMBARTON ROAD, B. C., TIENTSIN

請飲

盧仝牌

祁門紅茶

上海汪裕泰茶號出品

四六一〇六二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六卷　八月號　目次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一日出版

秋林孤亭……郎靜山……封面

旅行畫報

青島畫面……振　揚……封裏

旅程紀述

滬閩之行……盧昌融……七

展痕處處

從桂林到陽朔……萬　峯……一三

名山遊觀

峨嵋之遊……汪明眞……一七

風土人情

泰國風景線（下）……美　烈……二三

地方描寫

青島素描……振　揚……二七

歐美生活

歐美采風記（四九）……沁明女士……三一

名家小說

旅伴……葉勁風……三七

蒙面人（下集八）……秦瘦鷗……四五

檳榔嶼乃裕公司

NIE JOO COMPANY

地址 打鐵街二四一至二四三號

No. 241 To 243, BEACH STREET, PENANG

電報掛號 "NIEJOO" PENANG

進出口商
專營國貨
罐頭食品
魚網苧綫
民信匯兌
南洋土產
泰國燕窩
代理中南
名廠出品

上海中國化學工業社股份有限公司
馬來亞總代理新嘉坡國興貿易公司

KOK HIN TRADING COMPANY

地址 香港街十四號

No. 14, HONGKONG STREET, SINGAPORE

電報掛號 "KOKHIN" SINGAPORE

推銷中華國產
代理名廠出品

四六—〇六四

滬閩之行

覆舟盜劫傾轎墜騎跋涉之苦備嘗
山光水色鳥語花香南國春意盎然

盧昌融

每次縈想到故鄉的風物，便覺得不如歸去。尤其是風晨月夕，佳節良辰，一陣陣的鄉愁親思，怎不苦殺人也麼哥？因此這次歸來，臨行雖見怱促；究之動機，却是遲之又遲的比例。

臨走的決定，的確有些「閃電化；」因爲僅僅是兩三天內的事情。好在是隨着三山會館遣散市民一道走，所以船票的問題總算很容易的解决了，只是弄通行證和注射證明書倒費些手脚。

一 離滬經過

滬廈線由日商金門丸行駛。此次本定四月九日駛廈，可是一再担擱。接到三山會館的通知是定四月十一日啓拖，叫我們該日清早九時在虹口公和祥碼頭集合。所以在東方剛露魚肚白的時候，我便巳僕僕街上。同行的有前鼓浪嶼會審公堂堂長羅儀朱先生之女公子羅孝玲小姐，和紅十字醫院黃淑玲小姐，及羅小姐的隨從顏君。一行四衆乘坐黃包車，押載行李直至外白渡橋。至橋後下車，行李另雇「老鼠拖尾之人力車」（就是用脚踏車拉的黃包車）搬運至碼頭，可是人却要步行過橋後再乘虹口方面之黃包車。這時雇車或是有何動用，都要事先約明用老法幣。否則到後來他們都要「獅子大開口」地要你軍票；同時還會有流氓幫兇濫敲竹槓。至於雇用「老鼠拖尾人力車」的好處：第一，租界的黃包車不能拉過橋；第二，這種車輛除了載行李之外，假如物主願意的話，也可以免費搭儎自己照顧行李；第三，價錢也還算公道。從外白渡橋到公和祥碼頭，每輛只要一元五角。（本文所記價目非特別註明單位外，均指老法幣，下仿此。）顏君護送進碼頭上船後便回去了。

到了碼頭，見不到三山會館的職員。擺在我們面前的難題，是行李如何搬上船？這本來是一般特殊的碼頭挑夫階級專利的。可是現在更有了專利的人物，那兒有兩個穿着像海關巡查打扮的傢伙，帽上藍底黑字的帽邊標明着他們所幹的行業，共有七個字。他倆在拿着籌子給每一個行李「關

條子。」一件的行李搬進浮橋咫尺之地定價軍票六角，不折不扣，還要先付款後搬運。這裏有一個「小門檻，」就是你千萬不要讓這兩個傢伙開條子；只要暗地裏拉着他們下手穿制服的搬夫，討價還價。雖然他們是一道；但是不經過「開條子」的手續，似乎是不上賬，他們是外快，所以可以比較便宜。事先可以約明酒錢在內，他們在相當數目下一定樂於接受。不然縱使你「開條子；」搬夫們替你搬時，也還要酒錢。這樣假如懂得這「門檻，」至少有十幾元錢好省的。這次我們「門檻」不精，結果除「開條子」費用外，又給敲去一元軍票的酒錢。

上了船，先得買舖位。一架帆布牀約須二三十元不等。假如早些去，更可以便宜。船上本來不供膳的；但是要包飯的話每人軍票六元，每日吃兩頓，以三日計，一額要吃到七塊錢。要是會暈船不能吃的，更要虧本。所以還是自備乾點的好。不過上船的時候，那時船上的小買辦廚房之類，為了兜生意，會硬嚇軟哄你說：「一定要買的！」你却別要「上當。」

三山會館的職員，直到九時已過纔打着紙旗，搖搖擺擺而來。我們却都已上船了。不知道招待了我們甚麼。連「上陸許可證」還[illegible]得不清不楚，據說要到廈門時再說。這記生活後來是一般回廈鼓的乘客吃苦不少，可是給我們回福州的人們，却是「因禍得福。」詳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二　旅途經歷

金門丸直至十一日下午四時纔啓椗。一路上因為走的是內港，倒還順風順水，不覺得暈眩。只是第三天早上將近鷺江入港處，侵晨大霧迷漫，海面伸手不見五指；以致在海上停輪頗久。十四日上午抵廈。早上金門丸便拋錨江中。右面是廈門。左面是鼓浪嶼。一水之隔，纖悉可見。臨水背山，風景至為優美。船剛停下，全體乘客便都被趕至艙面「驗醫生。」所謂「驗醫生，」只是將注射證明書給岸上派來的醫生看過卽算。隨着大船的歇火，輪旁爬上了許多小販，他們擺着小船來的，鮮橘一隻有小碗子大小，只賣到七角錢。我們可吃了不少。

海關驗看相當的大方。根本是官樣文章。還不如上海出口時檢查得緊嚴。驗後，乘客一個個可以上岸了。可是我們一百多人由三山會館代辦手續的，為了上陸許可證不行，候了好久，後來是許可先上廈門。我們以為是「O.K.」了，滿心歡喜。可是結果却沒那麼圓滿。他們是把我們當難民看待的，華僑招待派了兩隻電艇，運載至海軍碼頭。行李却各人自己僱手臂上纏着紅布白字的「赤帽間」挑夫搬運。每件行李二元五角。

挨餓了一頓中餐，直至傍晚時纔接到「命令。」遣送澳浯候查。兩隻的木船：一艘

四六一〇六六

是雷艇，拖着一艘舢板，就此和廈門訣別了。剛踏上廈門的碼頭，本來想察看個仔細的，結果「逐客令」下了。垂暮，江天漠漠，寒露砭肌，落日入水，山色昏黃。在「哭哭」的馬達聲中，又上征途。船和浪搏擊，盪漾得很利害，比大船上更要痛苦。深夜十一時許纔到浯澳，我們每個人都疲餓不堪。

到了浯澳，便有水警來按名點唱後分宿客棧。棧裏僅一繞壁大木牀，牀有上下格，可睡數百人。每日膳宿費每人只要五元，倒是便宜。只是三餐稀粥配以蘿蔔乾和乾豆醬罷了。

澳浯是和嵩澳遙遙相對的島嶼，兩處水程三四小時可達。島上煙窟，妓館賭錢場林立櫛比。此外以食物店最多。湯麵一碗賣至四元，其他日常用品也較廈門貴一倍不等。根本該地原爲荒島人烟凋落。廈門方面故意遣送「僑客」至此，藉以繁榮市面。

這時我們纔知我們是「因禍得福。」現在直接到了浯澳，承了他們的情，會遣送我們回福州的。只苦了赴廈鼓的僑胞，却要逗留這裏辦手續。須要廈鼓有戶口的，比較容易。不然咫尺天涯，就此要想進廈鼓還是遙遙無期的。羅孝玲小姐爲了派頭大，但是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在第三天便第一個回鼓浪嶼去了。惜別依依，看人家回去，自己却吊在半天，的確有些難過。

不幾天，浯澳的米沒了，等廈門派碎米來。當地官署立刻雇了當地浯澳產米公司的帆船遣送我們至泉州，每人船票要七十二元，差不多全走光了，我們還剩幾個人沒有走，自行料理伙食。因爲我們偷便，聽說有走私船駛惠安，貪它是捷徑，而且價錢又可以便宜，其實我們這次可冒了天大的險。理應的走法：該走泉州，因爲他們走泉州的比較安全。後來據說他們到了泉州，是進了中國軍隊地界。經過了查問，一有保人，卽可保釋。由該處起取道惠安回榕，倒沒有風險。

可是我們走的是「邪道。」貪捷徑每人花了六十塊錢坐走私船，巡駛惠安。這種走私船小得可憐，又沒有蓬，在大海中行駛，盡靠着帆藉風力。第一天我們原以爲只要八小時可到的，船在海中遇風却折回轉來，大家嘔吐得半生不死。歇了一天，第三天早上又啓行，暈得要死。海天一線，波浪碰擊船底如擂鼓然。海水有時激進了艙面，我們枕藉的躺臥着行「海水浴。」暈眩嘔吐到膽汁也吐出了，動更休想動得分毫。在船上的第三天，又值暴風雨。風力至勁，帆索中斷者兩次；假如不是船家搶救得快，那布帆定將「隨風飄去，」那麼船失了平衡，立刻有覆舟的危險，因爲這時小船已作四十五度傾斜了。徼天之幸，船在該晚細雨濛濛中到達了「崇武海面大竈鄉。」黑夜換更小的漁船泊岸。這裏的漁民非常刁頑，行李要非常小心。黃淑玲小姐的一籃行李，曾被竊塡置水底。幸籃爲籐製，浮上撈見。但是又花了不

少的時間人力和金錢。靠近大竈海灘，離該鄉還有一里。上沙灘時小漁船亦不能靠泊。黑夜又無處倩人，自己伸足入水，捲褲至大腿，自搬行李。四顧沙灘，闃無人烟住宅。只有破茅棚一爿，中間住有老叟黃童二三，向他們租鍋作飯。吃後，急雇小孩趕至鄉中，僱人挑擔趕往崇武。結果來了幾個女人，一擔要七元錢。夤夜走兩里半至崇武，歇敎堂。途中挑擔的女人，禁我們勿聲，說：「恐有土匪！」我們頗有些汗毛。因爲夜裏趕路，昏天黑暗，惟傍海邊走的時候，海水衝激時成一帶白光，如銀如練，煞是好看。可惜心急趕路，也無暇覽賞了。

自崇武歇二日，把船上打濕的行李曝乾，首途惠安。坐「兜」（一種小轎，僅有小竹椅，穿以竹槓，前繫一踏置木而成者，由兩人前後抬之。）騎馬均可。行李每百斤十六元。結果騎馬，這時的路伴有黃淑玲小姐，蘇景熙君夫婦，方氏兩姊妹等。騎馬，在我又成了陌生的玩意。記得小的時候在家叔父軍營裏，可騎過馬。但是那時人太小，而且又有人扶。現在隔久了，上馬有些懸懸然怦然心跳，可是後來又慣了，竟然又馳驟起來。這裏的馬，又小又笨。說馳驟不如說比「立定跑步」多一點「線的移動」罷了。但是在山路崎嶇，也跌了兩交，幸無傷。馬租的價格每埔（約十華里，但是有的長埔，有的短埔。）約五元弱。在半途租騎愈短近愈便宜，只要二元左右。當晚宿惠安敎堂。阻雨隔一日，第三日往楓亭。「兜」一輛價三十五元。初坐上去，並不很慣。兩次打瞌睡，因足底溜出了「踏足木」，幾乎栽翻了下來。坐「兜」假如從半路坐起，也可以便宜十幾元。因爲第一可以免當地轎館抽頭，第二或許有自前面下來的「回頭轎」帶回去。行李每百斤十五元。宿楓亭鑄青小學，翌日淸晨趕路至莆田。搭小火輪當日抵興化，涵江。行李每百斤二十元。到涵江只要一小時的水路。小火輪每客只一元五角，行李一担只一元。

小火輪在小河裏走，波平如鏡，河面僅有丈許闊，夾岸土堤滿栽荔樹，只是季候太早，不然丹紅吐火的荔實，不問而知是多麼美麗了。但是綠葉成陰，襯着堤後的二三村落，大片稻田，正是春耕時候。忽綠一片的稻秧，胸懷爲之一暢。田裏村姑，野花簪鬢，娥媚天生，輕吐秧歌，鶯囀燕迴，淸脆悅耳，鄉居樂處，嘆爲觀止。葛天氏無懷氏之民不讓也。

至涵江，宿蘇景熙先生家多日。時行伴均離去，同行者僅黃淑珍小姐一人。在涵江適值靑年節。當地始創木炭燃燒之電燈廠開幕，該晚舖張頗爲揚厲。借慶祝靑年節，發動六十部十番（卽敲鑼鼓的加上笙簫等樂器組成者）唱奏，頗爲熱鬧。

五月七日，自涵江起程往坑田共十五埔。坐「兜」每埔五元，行李每百斤至坑田四十五元。七日夜宿福淸。一路山光水色，鳥語花香，以往旅途的艱苦怨懟，至此一掃而

光。路上公路本來闊可二丈，現在掘成尺許寬的曲線，繞成盤丈面積的深坑。一路傷心慘目。

八日中午至坑田，搭坑田小火輪抵福州。船票「透港」（卽直透福州之意）每人二元五角，晚七時安抵榕城。

總計行期廿七日，旅費千元。沿途苦樂互補。多一番苦吃，多一種經驗，「倒也嘸啥。」不是「解嘲，」更不是「誇大！」

三　此行觀感

此行的觀感，因為歸心似箭，趕路至急，一路走馬看花，旅途困頓，一時也想不到甚麼，拉雜寫來，先記其二三：

（一）閩南山地頗多，可是童山濯濯，縱是有些松柏，也就像「牛鼻子」頭上兩三根的「奇髮，」危危矗立。再不然竟是連青草綠苔也舖不滿，遠看猶如癩痢頭的高山。植林之倡，在我們國家實在不夠出力。閩南一隅，土壤優良如此，尚且如是，內地更罔論了。

（二）中國的語言國語不普及，確是國家民族的大問題。以廈門至福州間而論；廈門和福州言語的隔閡，已是不可以道里計的。但是多少有一兩句相同。從廈門起一路的方言，漸漸的演變。在崇武惠安時，「廈門話」大略可通，但其本地方言的聲調已漸漸脫離了「廈腔，」而近於「福州腔。」自福清以後，差不多完全是「福州話」了。只是「音色」硬些，舌頭多以捲曲出聲；且多帶鼻音罷了。這樣足見國語之有待提倡；同時可見應以雙管齊下地舒暢交通，使相互鄰近的區域，慢慢地把方言自動融合起來，由小而大，取其「因時制宜」「因地制宜」之便，先把偏僻地域的方言根絕。

（三）「文明」和「野蠻」的鑑別：在上海時敲竹槓的花樣頂多，索取酒錢的門檻本領也盡到家。可是愈是鄉村偏僻，愈是「硬碰硬。」說一是一，說二是二，鐵價不二，從不多索，更不要酒錢。近一步福州，酒錢的玩意兒又多一樁了。上海福州是都市。都市是「文明。」鄉村是「野蠻，」以此例彼，究竟「文明」「野蠻」分在那裏？

臨了，限於篇幅迫住了。日內預備在游閩南之後，再上閩北。以永安為最後目的地，作一番游歷。

旅行雜誌
銷路最廣
月出一冊
印刷精良
刊登廣告
效力最大

從桂林到陽朔

萬峯

二次經過桂林上空，未能看到廬山眞面目，終於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抵達桂林。

桂林自六萬人口增到二十餘萬，熙熙攘攘，滿街軋足了人，使幽靜的古城變成熱鬧的都市。自昔從北方來桂林，大都要繞道廣東經梧州入境，自湘桂鐵路通後，交通情形大變，桂林已成爲東南與西南幹線之聯絡點。廣西人民，素來樸實無華，但最近因爲交通的關係，現代享受，也漸漸地蔓延開來了，不少婦女們，在布衣荊釵之外，披上了綢緞錦繡。而最可使人滿意的，文化人在這裏的着實不少，無形中使桂林的文化，提前促進了若干年代，這是可欣喜的一回事。

「桂林山水甲天下」一句話，從小學時代到現在，永遠不會忘記。尤其像吾浪跡四方的人，一到便要四出觀光。桂林的山，除了城中有一座獨秀峯外，其餘較著名的，多在東南郊。如伏波山，七星岩，月牙山，風洞山，象鼻山，獅子石，門雞山。此等山峯，環繞着桂林，山均不高，平均在二三百公尺之間，每個山頭獨特地矗立着，山屬水成岩，故色多熏黑。七星岩內容頗大，由進口處至出口處，約步行二十分鐘，比宜興之庚桑善卷，及金華之雙龍冰壺要大得多。伏波山是孤零零地立在桂江之畔，想見伏波將軍之偉大精神。月牙山亦有一洞。象鼻山在市之東南端，有石嘴插入河中，望之似象鼻，故名。門雞山在象鼻山之對岸，削壁仞立，山頂化石，形似門雞，並建有一塔，拾級而上，可瞭見桂林全市，襟江帶山，頗屬壯麗。半天功夫已把桂林看完。爲着「陽朔山水甲桂林」一句話，則陽朔實有一去之必要。自桂林至陽朔，陸路六十四公里，有公路可通，水路計八十七公里，水陸所見，各有不同，尤其水路可靜觀山水，故遊者宜順流而下，遵陸而返。

先一日在定桂門外雇定艇子一只，飯食均要自備，言明桂林至陽朔國幣一百三十五元。驟聽之似若很貴，艇上有老婦一人，夫婦一對，另外一位婦人及孩兒三人。其時一斤米價爲國幣三元餘，一家七口，每天食米六七斤，所費已屬不貲矣。四月二日上午九時，自定桂門解纜，順流而下，舟行不久，聽到一種音調傳來，悲壯中帶有肅殺之氣，一如遇到了突然意外，發出一種呼嘆之聲。推窗一望，那知是溯江的船，船夫撐篙的謳謌聲調，因爲水流湍急，船夫撐篙上溯，但不知何其聲音悲慘，有若沉寃莫訴也。較之伏而加船夫曲似另有一種境界。艇子沿着山崖緩緩的前進，兩岸山頭，星羅棋佈，或如饅頭，或若筍尖，倒影水中，映成各種畫面。

下午五時達到最著名之畫山，所謂畫山者，乃一削壁以黃白黑三色所染成者，黃色爲鐵質，白色爲石灰岩，黑色乃植物之酸性所浸成。據稱畫有九馬，我所看到而可象形者四匹，或係角度關係，未能窺其全豹。夜宿興坪，爲一小鎮，有商店數十家，在羣山環抱中，透出一平原，可以停船。晚間漁火瑩瑩，映成異趣。此時星光皎潔，萬籟無聲，披衣再起，靜坐船頭，百念俱起，不知東方之發白也。晨光初現，船孃已款乃行舟，經螺絲岩時，尚在夢中，三日上午抵陽朔。

陽朔縣城沿江而築，四圍皆山，惟有沿江一塊土地。縣城雖小，而道路則頗爲整潔。據當地傳述，陽朔有八景：一、「東嶺朝霞」二、「西山晚照」三、「鏡月雙橋」四、「鬢宮望雲」五、「鑑寺鐘聲」六、「白沙漁火」七、「馬山虹氣」八、「龍洞仙泉。」此乃寫整個陽朔的景物也。吾們先至幟江樓，樓憑江而建，但見桂江風帆，歷歷在目。對岸爲一丘陵，過丘陵卽山峯叢峙，所謂西山晚照是也。出幟江亭；經西門，在城門洞石壁上，見有石痕一線，上刻光緒三十二年大水到此線，此線大約高過城門垠二公尺半，幾乎把整個城浸在水中，可見桂江有時亦爲害。出西門，經碧蓮峯下，石刻甚多，循小徑登碧蓮峯，峯爲陽朔之高者，全境展開，羣山俯伏，咸在眼前。附近有所謂白壁赤壁者，指岩石色澤而言也。平樂縣隱約可見，圍着陽朔縣一堆一堆的小山，有時在山峯之間，忽現平地，山腰尤多岩洞，此乃陽朔小型之特殊構造。在碧蓮峯畔，有宋將軍住宅，將軍息影陽朔，宅擅山川之勝，現改爲陽朔國民中學，校中特建碑紀念之。

西郎山在縣城之東北，山不甚高，有若獨立雞羣，昂然自得。山腰有會仙亭，山頂爲臥雲亭，四望皆空，一覽可盡，實爲陽朔最擅勝場之地。山左有獨秀峯，較桂林者爲小，公園卽在山下，此外附近有馬山鐘靈山等，無足述。距陽朔八公里許，有羊角山一座，四週均平原，惟山峯一對，形如羊角，故名。

返桂之途，公路缺少車輛，車少客多，等候須費時日，乃決心步行。自陽朔至良豐四十四公里；良豐至桂林二十公里；良豐廣西大學或有校車可搭。四月四日晨四時三十五分，發陽朔，在天色昏暗中，沿公路北進，大步行了三公里，東方微白，沿途見有擔水之農夫頗多。山石遍地，農地甚少，但看豌豆之種植，在吾鄉所見者，高度達一公尺以上，而此間則不到半公尺，麥亦如之。

一路邁步前進，背負行囊，速率減低，下午一時十五分達到良豐。良豐爲岑春暄之故鄉，里人建西林公園紀念之，今改爲廣西大學。校旁有馬君武墓，氏盡粹其精神於廣西大學，此一代學者，雖長眠地下，而其手營之大學，固赫然常存也。與校中當局接洽，得附校車返桂林，少跑二十公里，爲之欣喜不止。

綜觀桂林山水，於中國山型中，自成其一派，所謂平地起山是也。至於說桂林山水甲天下，則未免有點渲染。至於陽朔山水甲桂林，倒是名副其實。

峨嵋之遊

汪明眞

一　岷江三日

在四川盆地的夏季，眞像一盆熊熊之火，無論在成都也罷，在重慶也罷，都跳不出這火的威力圈，祇有秀甲天下的峨嵋，亭亭玉立地站在海拔一萬一千公尺的高空，給人們以淸涼的嚮往。

我就在這淸涼的嚮往中踏上了峨嵋。

是一個微雨的淸早，成都東門外的白木船，載着十幾個職業不同的靑年，穿出薄霧籠罩的岷江支流，順流而下。

船艙裏我們五個同伴，余、羅、李、張、都是同學，他們到成都去開會，又回到各人的工作地區。我呢，準備由岷江駛出夔門，往湘鄂。

也許大家有些依戀成都吧？風在吹，雨在打，仲夏的江上之晨，還帶幾分寒意，大家不肯進艙，默然地珍惜這臨別的景色。安順橋鎖不住木船，輕舟終於無情的駛去，把古香古色的成都，抛在更遠更遠的烟雨中了。

扁舟在航進中，岷江也漸漸展開了兩岸的畫面。

岷江上游的河床是狹窄的，水碧油油的流着，偶爾有幾處急灘，其餘平滑如鏡。兩岸的楊柳發育得像新嫁娘，豐潤濃郁的遠景，笑盈盈的投在江心。江上的烟，夾着岸邊茅舍的晚炊，游移不定，農家正在稻場上吃晚飯了。

岷江走進成都盆地，再不像在上游一瀉千里的威風。迂緩的進行，農家利用它的水利，來灌漑他們的農作物。直徑丈餘的水車輪，用水力轉動它，又輕輕的把水送到高出河身幾丈的竹筒，再灌入田裏，不需人工，卽有水利。竹管可以遠遠的接下去，水可以不舍晝夜的供給。這車輪一處就有七八個之多，遠望江濱，巨輪齊發，浪在衝，水在濺，規律的動作，像在軌上進行的車輪。歲月茫茫，這構成成都平原富源的動力，已無從稽考其肇始於何時了。

「行船不問路，」我們的船在一個不知名的小鎭上夜泊了。一夢醒來，船又在船夫曲中進行，八個船夫，一個舵工，他們的工作機會相等，工作熱情也相等。一陣調協而緊促的櫓聲以後，他們就把船放乎中流，坐在船頭吹竹管烟袋，釘着一羣衣服言語不同的客人出神。他們永遠以船爲家，以岷江爲生命綫，此外對世界是無所需求的。

前航復前航，暮色中到了漢陽壩，這小鎭以出棒棒鷄出名，因爲漢陽壩產花生，在掘取以後，鷄羣在壩上覓食餘粒，故肉味肥嫩可口，那夜我們在小酒館裏初嚐，果然不差。飯後在江邊和茶館老

閪談天，此人自稱曾任營長，現退伍家居。在漢陽壩是和棒棒鷄同樣出名的人物。

二　嘉定風光

晨發漢陽壩，大家飯後在艙裏玩撲克，正在聚精會神之時，突然船頭有人喊着「看峨嵋呀，」大家一哄地跑出艙外，望着西南方一座大山：上半截插在雲裏，下半截像一座鐵砧子，我想着古人不是說「峨嵋天下秀」嗎？為什麽會這樣一付蠢相呢？我一路這樣懷疑，無以自解，一直到船靠嘉定，峨嵋仍祇肯露出半截，矗立在嘉定的西南方。

嘉定是四川二等都會的三鼎甲之一，（瀘州，敍府，嘉定）現在交通上有公路輪船郵機相啣接，在文化上有武漢大學遷來，地位更顯得重要。嘉定城不算大，當岷江青衣江大渡河合流之處。出產除絲綢外，還有江鱸，是一種魚類，細滑鮮嫩，有人比作松江之鱸，在當地賣一塊多錢一尾，當作極名貴的肴菜。

武大遷來以後，文化氣息，瀰漫着這個大城，大學生風度的青年男女，在城內外隨時可以碰着，他們似乎埋頭讀書的空氣比較濃厚，少與社會接觸，看到的不過幾張壁報而已。

武大學生來嘉之初，因為水土不服，得軟脚病的很多，有因此病而致死。後來武大校醫發明了秘方，頗具功效，「不脛而走，」軟脚病也日見減少了。同學們住的是破廟，睡的是大統艙，物質上的享受，當然趕不上珞珈山上的皇宮，精神上却因為流浪而感想到親切。同時借讀生增加很多，衝破了武大原有的「學風」的藩籬，空氣顯得生動活潑起來。

嘉定對江，有一個著名的烏尤寺，在兩江會合之處，俯瞰全城，氣勢雄壯，復性書院即創設於此。院長馬一浮先生，「于思于思，」是一個靄然長者。寺中有戴季陶胡適諸先生的手筆，戴先生寫了李白的一首詩：「峨嵋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泊青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即景生情，更覺親切。

烏尤寺之北，隔着小山，有一大佛寺，矗立江邊，旁有懸崖，塑一佛像，高三十丈，面向青衣江，正前方二十里處即可望見。相傳是坐鎮兩江，想是隋唐間的產物。大佛比龍門石佛大多了，山上有一老翁說：「佛爺的脚背上可排三桌酒席。」

三　踏上峨山

準備去峨嵋那天的清晨，烏雲四合，大雨滂沱。茶房說，嘉定夏季多雨，陰雨十天半月是常事。眞糟了，峨嵋可去不成了。幸而午餐後雨過天青，氣候也變涼爽。我們五人都高興的換上芒鞋竹杖，踏

向峨嵋。雨後的峨嵋，眞像一個淡裝的美人，一幅鮮麗的遠景，在鼓勵我們追求的心情，不知不覺的走得更快更起勁了。

溯靑衣江前進，兩岸景色，略似岷江，有水車，也有楊柳，夕陽給江水鍍上了金黃色，再抹上一簇綠楊的投影，和長空一碧的反照，呈現出一幅天然五彩畫。羅君連忙喊着「看呀，看呀！」大家呆呆地站了幾分鐘，都沒有適當的言語來讚美這靑衣江畔的景色。

蘇稽鎭的一家么店子（小客棧）投宿了五個陌生人，正是枇杷初上市的時候了，我們在店門口吃枇杷，講故事，兼任茶房的老闆吸着竹烟管，大談鎭上的人物，野店是別有情趣的。

我們的目的是峨嵋，峨嵋終於到達了。但這是峨嵋縣，距峨嵋山麓還有十五里呢。土人的習慣稱峨嵋山爲峨山，以示別於峨嵋縣。峨嵋縣城很小，每逢夏季，遊山進香的客人往來如織，商業因之繁盛，不僅香紙店生意興隆，即如照相材料行，旅行社之類，也添設了許多。出產除茶而外，草鞋，竹笠，手杖，都很別緻。還有東坡魚，東城筍（苦筍）之類，據說都是蘇東坡愛吃的。

休息很久，走出集祥旅館。日影西斜，沿公路拖到報國寺。黃昏時在山溪洗澡，谷風習習，水清而涼，把兩天的汗氣洗淨，全身輕鬆似乎可以飛得起來。

遊峨嵋的最終目的是金頂，最大的願望也是金頂，由報國寺去金頂有兩條大路，北路經萬年寺，南路經九老洞，兩路會合於洗象池。北路九十里，南路多四十里，一般遊客的習慣，多是南去而北歸，理由是兩天上山，一天下山，然而我們在揹夫的嚮導下，竟破例的沿北路走去。

緣溪行，走過七里，鎖鑰峨山的龍門洞到了，這兒是峨山的水口，上有木橋，下臨深潭，潭水幽邃，露出不可測度的驕傲。從此捨水登山，羣峯蒼翠迎面而來，矗立千仞，不傍他人門戶，蛾山之秀，漸漸爲旅行者所領略了。

萬年寺是峨山著名的叢林之一，三寺毗連，廟產較多，後來僧徒爭佔產業，分裂爲三。峨山佛敎會設此，滿殿是「宣揚」佛敎的標語，如「佛敎是現代國民的新生命」之類。方丈曾在拉薩留學，藏文造詣至深，現應聘赴渝編譯敎科書。寺僧出素飯饗客，飯後小樓啜茗，意態輕鬆。

萬年寺以上，五里一殿，十里一堂，爬山的旅客，渴望茶水，而沿途廟宇都能夠滿足旅客的願望。客堂佈置很清潔簡雅，有香茗，有手巾，知客僧寒喧應對，態度從容。沿途遇着小和尙很多，小的八九歲，較長的十七八歲，我們很驚諤的問他們出家的理由，有個十五六歲的小和尙告訴我們：「看了江湖奇俠傳，火燒紅蓮寺，想到峨嵋訪劍仙，偷跑了幾百里，現在回不去了，祇有做和尙。」我們問他

劍仙訪着沒有？他笑着說：「劍仙？有啥子劍仙啊！」顯然他是明白的，然而現在遲了。還有兩個九歲的小孩的答復是：「命中該出家」，我想，這一定是大和尙敎給他們的，天眞的孩子，那知道什麽命運不命運呢？

我們在上昇，寒暑表的度數在下降，到達華嚴頂，已達上離山麓二千一百公尺的高峯了。沿途的老僧由棉衣進而圍爐烤火，我們稍一休息，卽覺寒氣凌人，於是以走路禦寒，健步前進，閻王坡也罷，五里坡也罷，爬呀爬的，洗象池到了。

洗象池比華嚴頂高一百多公尺，門外遙望嘉定峨嵋，如一小村，三江似帶，隱約可見，這時是陰曆初四，峨嵋月斜掛峯邊，似乎伸手卽可摘下。我們五人裹毯而坐，想看看峨山勝景的佛燈，坐了許久，佛燈雖不見來，而黃昏的倉茫遠景，是夠我們沾戀的。

佛燈終於不來，我們索然地回到宿舍烤火。窗外的霧，時歛時起，起時不辨咫尺，歛時明見千里，大家想看佛燈的心很切，忽然老張抬起頭喊，「佛燈來了，」推窗一望，果然一點微弱的光，閃爍地由遠而近，飛呀飛的，飛近窗口，原來是一隻流螢呀！大家鬆了一口氣，被這小蟲玩弄了。夜蓋棉被，聽雨聲，頗有「山中無歲月」之感。

四　銀色的世界

隔了一夜，我們已進入另一個世界了，無邊的霧，和蛛絲般的烟雨，包圍了我們，我們是雲海中的旅行者啊。我們還得要上昇一千公尺，這迷茫的途中，一丈遠就失掉聯繫，一拐灣，幾聲長嘯，透過雲層，藉以招呼伴侶。在洗象池前十里處，遇一修路的小和尙，他善意的警告我們，「喊啥子，會喊出冰雹來，」本來，高山空氣稀薄，受不起震動，長嘯一聲，沛然下雨的事是可能的，而在這些小和尙看來，就把它神話化了。

小和尙似乎以爲有功於我們，而想該得着相當的酬報，接着笑嬉嬉的說，「先生，結個緣吧！」結緣是和尙要錢的術語。我們却討厭這小孩就學着用術語要錢，我們不顧而去了，但仍然回答一聲，「小和尙，結個緣吧！」

在未來峨嵋之先，我們對於峨嵋的僧人，雖不當作「峨嵋派」的劍仙，但認爲不少潛行苦修之人。而事實上是失望的，連有點岸然道貌的和尙也少遇見。知客僧之類，祇會寒喧，不談佛乘，坐轎的遊客視爲上賓，步行的遊客，略加招持，至於虔誠拜佛的老翁老嫗們，他們是不屑應酬的。在他們的眼中，一個銅板的香錢，那比得上一元的茶資，五元的飯費，來得豪邁而且大方啊！

因此，峨嵋的寺廟，有的旅館化了，寺廟的知客僧，有的茶房化了，把參天的古樹，砍下來建築宿舍，像距金頂二十里的接引殿吧，

樓上堂皇雅潔，有紗窗，有籐床，儼然一座現代的旅館，接引香客呢？還是吸收遊資呢？「高僧」們早已權衡其輕重了。

愈接近目的地，我們愈興奮，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後的二十里，確乎難於上青天了。接引殿以上，每隔二三里便有一廟宇，似乎是拱衞京畿，氣象迥然不同。我們沿途參觀，在一個新晴的正午，金頂的客堂又添上了我們的足跡。

金頂是如何壯麗的名詞喲！其實不過是木板蓋成的大殿，殿中供奉開山祖師普賢，殿頂一圓柱塗上佛金而已。據說金頂過去是純金的，圖利者縱火，廟宇被焚，金頂失蹤，此後以木代磚，金頂亦變爲贋品。不過在萬尺高空，有這樣燦爛奪目的屋頂，也足爲名山生色的。

擺齋後，（和尚稱開飯爲擺齋，）該看看啥身崖了，啥身崖在金頂後面，絕壁萬仞，下面是原始的森林，人跡所不能到，崖邊有木柵，也有鐵欄以防失足，低頭一望，心中有些飄飄然了。往年有些癡心想成佛的人，竟縱身以獻崖下的虎狼，現在爲避免這種無謂的犧牲，因改名、爲「天下第一崖。」

看佛光，也是捨身崖上勝景之一，捨身崖的左側，不是有個佛光台嗎？當雲氣生鱘壁的時候，虹光直射雲中，這偉大的五彩探照燈，歷久不散，光圈有大小，光綫有强弱，此歛彼現，或左或右。虹本是在雨後新霽偶爾出現，在峨嵋每逢晴朗的午後，就可準時以待，於是又覺其神祕而名爲佛光了。

是如何的不湊巧啊，這天下午，沒有雲海，僅有些無心出岫的飛雲。西天被黑雲遮住，見不着雪山，夜間暴雨不止，傳聞中的「萬盞明燈朝普賢」（即佛燈）的奇蹟，又不曾看到，我們睡在床上嘆氣，似乎是白遊一趟了。

黑暗之後會有光明，朝曦射進窗隙，旭日笑迷迷望着我們，峨嵋的晴雨原是瞬息萬變啊。我正披衣起床，余君已在捨身崖喊我看雪山了。我裹着毛毯，飛步登崖，峨山的壯麗全部展現在眼前了。東望是無邊的雲海，在洶湧，在匯合，在長成，雲像狗咬過的破絮，一塊塊的聯綴起來，一層層的貼合起來，聯綴到天邊，不知有多遠？緊貼在空際，不知有多少厚？銀色的波濤，在雲縫攢出的旭日照耀中，更烘托得鮮艷。白雲上抹着一層淡淡的金黃色，無邊的海面，在刹那中又染上新的顏色了。這時，峨嵋絕頂變成了孤島，不見其高大，祇覺其孤寂，我們像漂流孤島的魯濱生，是與世界隔絕的。

回頭西顧，那些晶瑩奪目的銀色的金字塔，不是雪山嗎？高些的是大雪山，低些的是小雪山，羣峯連亘在那遙遠的天邊，然而由於本體的鮮麗，與朝日的投射，是顯得移近許多了。這銀色的峯，是永恆矗立在峨嵋的西天，她的壯麗，不是什麼名花飛瀑可以比擬

的，因為花有殘時，瀑有涸時，而雪山喲，是永遠這樣的聖潔，歷億萬年而不變，自然是最美麗的。我要歌頌雪山的聖潔，歌頌偉大的自然呢。

迎接了峨嵋絕頂清朗的朝曦，從失望中得到了滿足，飽飯後踏上歸程，過洗象池折向右走，在九老洞附近的遇仙路上，遇着許多猴羣，在幽谷中叫號，攀緣，嬉笑。我們投以石塊，和以怪聲，猴羣發覺了，望着我們做怪相，攀躍得更起勁，毫沒有恐怖逃避的表現，像一羣頑皮的小孩，對於幾個陌生人的挑逗，是不在乎的。據說，峨嵋的猴羣，常在九老洞洗象池兩處向遊客乞食，為點綴峨山勝景之一，當局禁止捕射猴羣的佈告上，不是有「馴然忘機」一句嗎？遇仙路上所見的猴羣，眞是與人無忤，「馴然忘機」的。

下山，兩腿感到酸軟，幾萬級石梯，走得發抖。幾乎站不穩了，這彈性的腿，終於拖下九十九道拐，又拖過險峻著名的黑龍江棧道，在清音閣俯覽雙泉，在洪椿坪參觀避暑官舍，我們像從寒帶到熱帶，從天上到人間，回顧諸峯，都躱藏在縹緲的白雲深處，何處是金頂？何處是捨身崖呵？

旅行雜誌 銷路最廣
月出一冊 印刷精良
刊登廣告 效力最大

新合美有限公司

本公司創始於公元一八九八年專營出入口各種貨品麵粉罐頭等自廠出品旗標天理標赤白衛生菜油厝標油清猶標天理標發粉上等潔白廁紙各號精美紙袋兼代理太古巨輪直透岷鼓總行設在馬里拉埠民倫洛港邊門牌一九一號至二一三號並設分行于怡朗宿務後黎牙示備各省

Importers
Exporters
Shipping Agents
Manufacturers Representatives and Manufacturers

DY BUNCIO & CO., INC.
Established 1898

Cable Address
"Dy Buncio"
all standard codes

Main Office
Manila
191 213 M. de Binondo

Branchs
Cebu
Iloilo Legaspi

四六一〇八〇

泰國風景線（下）

美烈譯

泰族之起源

由於時代的演變，在許多因漢人勢力擴大而被迫離開中土的部落中，惟有泰人還能繼續保持他們的完整。而其建立了維護成一個國家之才能，也的確值得感佩。致泰人原屬於與中國有關的蒙古族，而蒙古族又早已與別的種族相混合。溯自有史以前的時代，他們原居中國北部，遠至黃河流域。其後，約兩千年前，轉徙於現在的川滇黔諸省。當公元第一第二世紀間，漢族壓力迫使一部泰人向西南遷移，他們遂來到現今的泰北及緬甸北部之地域。由此以至十三世紀，泰人逐漸地流徙而入現在之泰國和法屬越南，永無止境。於是第一個小泰王國就建立成了。接着就與吉蔑人開始戰爭，最大一役，要推安谷爾（吉蔑首府，現屬越南）之戰了。

雖然，泰族留居中國，仍有大部分迄於十三世紀者。主要的都住於現今的雲南，在第七世紀至十三世紀間，且竟爲其蟠據數百年。並且發動幾次征略大戰，短期內佔有疆土，遠至於四川、西藏、緬甸及越南之大部。只是無論如何，漢族常佔上風，迨第九世紀之末，經過多次戰役的消耗後，泰王纔臣服中國。又經數世紀之演變，治亂迭乘，直到十八世紀末，中國乃亦承認泰國爲藩屬。

公先一二五三年，南宋受蒙古人之侵略而瀕於滅亡，南朝的泰族也就追踪他們業已南遷千年的同胞，而入於現時之泰國領土。泰人在泰國至此始有眞正的國史。又因與柬埔寨族奮鬥的結果，迫使其國都在一四三一年自安谷爾遷至金塔城。（現在均歸入越南版圖）

「泰國」與「暹羅」之今昔

泰國本稱暹羅，這個『暹』字，在泰人歷史上發源較遲，原來只是一個小地方的名稱，後來就成爲全國之總名了。至於『泰』的命名與暹羅人關係之大小，正如『斯拉夫』這一名目與俄國人的關係一樣。一九三九年盤谷國會議決改國名暹羅爲泰國。從此泰國就引起了不僅暹羅族且兼所有泰族共同組成一大帝國的政治要求。

在屬於泰族的人民中有大半數住於鄰邦，如所謂老撾族，遍布於越南境內，在盤谷稱之爲北泰；在緬甸的暹族，就稱爲西泰。全國現有四千萬人屬於泰族，這一數字無論如何似乎言過其實。在泰國本土內有一千萬至一千一百萬泰人，在越南約兩百萬老撾

四六一〇八二

族，在緬甸，暹族的數量大約相同。至於留在中國的泰人數目，只有不甚正確的估計，惟略可揣測到純粹或非純粹泰人的總數，約在二千萬至二千五百萬間。

一九三二年之革命

泰國是型式古老而組織摩登的國家之一。有多多少少的習俗還是繼續存在着，近十年來似乎已達最大進步之階段了。自一九三二年革命發生，由專制政體而變爲君主立憲。改革之時進行比較順利，並未流血；良以這一政治運動，是和平改造性多於武力革命性也。國王專制特權雖被剝奪，而王室威望並未因改革而減削。尤其顯而易見的，就是年僅十五留學瑞士之當今國王，在三年前來遊盤谷時，全體人民齊向幼主輸誠致賀，表示擁戴之忠忱。因國王冲齡踐祚，不能親政，故由勵敬親王攝行國政。

革命的結果，使少壯而有爲的人物躋登高位，掌理國政。這班人士在昔都很少參加政府的機會。政府之主腦人物是首相，就是陸軍少將盧璧璞氏，兼領不少要職。輓近數年政府之主要致力，是趨向於發展國家經濟，和培植强健有爲的青年兩途上。

經濟的努力

泰國經濟現尚處於艱難地位，仍須大部依賴別國。在過去時代關於國力之發展，少有所爲，不必諱言，東隅所失，殊不能望其在短短幾年中收之桑榆。講到她的疆域較義大利爲大，僅有居民一千四百萬。在亞洲各國，多數國家是人口過剩，而泰國却是人口不足。無疑的，再多人口也還能容納。

主要的出口貨爲米糧木材，還有錫和橡皮產於泰國與馬來半島接壤處之南部。米糧出口量無疑的還可由大部荒地之開墾而培增。在年僅一度收穫的許多地區，若能改良灌溉，禾苗也可生長於乾季，則二次收穫亦能得到。然而直到現今，人民對於强化耕耘，增加生產，依然視爲幷非需要。這是由於他們常常足食，已夠生活之故。像在中國印度所常遭遇的飢饉災害，實是泰國人所從未經歷的。

一個農業國家必需較大的出口貨，以換得工業建設之所需。泰國的工業，固不能與別國相比，較之中國亦遠不及。

泰國現在所需要的和政府今日所試圖興辦的，是在於迅速發展工商業。蓋一切經濟命脈之所有權，如企業貿易農業等，均非常混淆難分，演成了一方需要他方之繁榮，以供其健全生存之畸形局勢。

工業之落後尚可加增別的弱點，就是興趣索然。大概可以說

一句，泰人對於商業是毫不感興趣的，他們實際只有兩種職業：非米農卽官吏。（住在泰國的原始部落族並不屬於泰族，無庸在此指出，因其僅為無甚勢力的少數。）此外還有一點傳統的手工藝，就是銀工漆工及紡織業。

商業與手工藝，一樣地至今還全操於華人印人及其他外國人之手。

教育進步之一斑

大凡一個國家的經濟，畢竟不能單靠物質來建立，最重要的還須有賴於人才。泰政府有鑑於此，近數年來就注全神於青年之敎育。我深信整頓敎育之成功，厥爲泰政府自一九三二年革命以來的最大功績。當你見了許多新學校和泰國現代青年，你定可獲得這般人民前途大有希望之印象。不過倘依據我們的標準來衡量，則尚有多多少少事物依舊落後之感想。泰國淸除文盲的計劃實行以來，收效甚宏，今天所有幼童除那些住在僻遠森林地帶的原始部落族外，盡已入了小學。

有一事應敍出者，泰族雖發源於中土，語言也純粹以華語為本，却並不採用艱難的中國文字，而代之以語音體文字，頗與印度馬來相似。無疑的，這一事實足使掃除文盲運動臻於簡單化。就實際言，中國和印度勢力之接近，確是泰國特性之一。至如泰人種族之外表，則昭示着其必顯然地滲有印度人柬埔寨人和馬來人的血統。現今大部分泰族膚色，已較先輩深黑。按他們的先人當由中國移殖於現今泰國土地之時，原爲純蒙古種。

更可喜者，新制中學尤其是職業學校，都已由政府興辦，以期產生工商技術人才。而目標尤重在指導青年學生，趨向自然科學與專門技術之志趣。時至今日，泰國學生無論就學國外或肄業本國朱拿隆哥大學，都是對於美術科目獨感興趣。這種努力，業已成功，緣最近兩年盤谷朱拿隆哥大學攻讀工科醫科者人數的紀錄，均有顯著增加。

新泰國之象徵

倘有人問我，新泰國之象徵是甚麽？我必毫不遲疑地答曰：就是學校校舍，和泰國之偉大青年組織——幼娃軍。試觀泰國，隨處皆有新的學校，每城每村都以校舍為最顯著的建築物；有些校址就設在蛇蟠猿聚的森林深處；各處校舍都依特殊設計，建築得非常美化。我幸得機會參觀各處許多學校，隨地都感到這些學童之勤訓練，有朝氣，態度愉快，使人欣慰。又覺得青年人民與老大者迥乎不同，最有國家觀念，熱望為國服務。在泰國每一學校自幼稚園

以至大學，當每晨紅白藍三色條子的國旗靜靜地升起之際，大小學生莫不肅立致敬。那種敬穆齊一的精神，是很値得稱許的。當然，在這些教育區域內，尙不能立刻百事俱興，所以實際上仍多所缺乏。例如現代教育設備之缺短，就中等學校而言，理化實驗的器械是非常不夠的。

泰國各校學童均穿同式制服，女生常着藍裙白衫，男生則穿褐綠色短衣褲。還有許多男童戴了圍有紅條帶的帽子，那就是幼娃軍團員的符號。

幼娃軍

並非每一男童都可加入幼娃軍（譯者按：幼娃軍頗似我國童子軍，而編制訓練則出乎其上。這一名詞，似甚新穎，但並非我隨意杜撰，乃是根據英文拚音原名 yuvajon 語音，參合原名意義而成此音譯兼意譯。雖未必恰符原字，諒亦無甚出入。）為團員，必須先受考試及體格檢驗。團員資格須出於自願，志在將來。訓練雖極艱苦嚴厲，而每個男童都願加入。

幼娃軍之組織，為現任教育次官卜來容蒙揣利上校的重要工作。這一運動，此君實為領導。

幼娃軍之訓練第一步就是授以明紀律、精操演、勤運動、等要目。這些列隊進行操練射擊的男童，看起來儼如海陸軍學校的武裝青年學生。義務也很重大，譬如每星期六，幼娃軍都要全副戎裝，荷鎗實彈，作軍事操演約三四小時，我曾見這輩健兒當一百零七度的酷暑，會操於盤谷的一處廣場中。在這種鑠石流金的熱帶炎威下，水門汀方場上輻射出一種令人癱瘓的奇熱，這班孩童汗出如瀋，衣濕如洗，使得他們身無片乾，一套制服漫透得暗淡失色，然而他們的精神依然煥發。

在菲律賓政府註冊

中興銀行

菲律賓馬尼拉

CHINA BANKING CORPORATION

Manila, Philippines

額定資本菲幣一千萬元

收足資本菲幣五百七十一萬三千三百元

歷年盈餘及未分淨利逾菲幣四百四十九萬元

本行為菲島華僑惟一之金融機關經營放款貼現匯兌抵押信託接收定期活期儲蓄存款及一切銀行業務如蒙祖國同胞或機關委託交辦無任歡迎

分行 上海 鼓浪嶼

代理機關 世界各大商埠

總行電報掛號 CHIBANK

四六—〇八四

青島描素

振揚

青島山水，不同凡響，風景宜人，氣候溫和。尤以大小二嶗，名勝可甲天下，層巒疊嶂，花樹茂盛，置身其間，飄然若仙。每屆初夏，前往避暑者，紛至沓來。近則以環境關係，旅行手續較前繁複，遊客似無往昔之多矣。在昔日往青島不過二十許小時即達，海行殊為愜適也。

青島之沿革，大略如次：清季海運既興，乾隆間，會設膠州稅關於此，光緒十七年五月，李鴻章於海軍演習事竣，偕山東巡撫張曜，蒞膠巡視，因調登州鎮總兵章高元，率兵四營移駐膠澳，建衙門於今天后宮側，即俗稱老衙門者是（現在大學路。）又於青島山，團島，築土壘，設炮台，置驤武，廣武，炮兵等營。相傳今之魚山路，日本中學即砲兵營故址；公安局係驤武營故址，車站前第五公園，乃廣武營故址。

清末，光緒二三年間，德傳教士二人，為曹州鉅野愚民所殺，德人遂藉口派遣軍艦，進佔膠州灣，聲請租借膠州灣，清廷不能拒，翌年二月，訂定膠州灣租借條約十款，此為青島租借與德人之始。

民三歸日管理，民十一年十二月十日，中國政府頒布膠澳商埠章程，闢為商埠，設督辦公署，總管行政。旋改為商埠局，民國十七年改設行政專員公署。民十八改為青島特別市，設市政府。民國二十一年取銷特別二字，仍隸屬於行政院。

青島位於山東半島西南部，市內崗陵起伏，綠林紅瓦，街道及建築，均隨地勢高低起建，酷如南歐市街形式。益以不寒不暑，氣候溫和，炎夏晨晚須穿夾襖，冬無嚴寒，故有東方瑞士之稱。平均最高溫度在攝氏三十六度上下，最低在十二度八分上下。惟每年春季多風，夏季多霧，六七八九四個月為降雪期，其餘各月均較乾燥。又青島冬夏氣候均較他處為遲，故冬不甚冷，而春寒歷時特久。蓋青島全部近海，純受海洋氣候所支配也。膠州灣潮流平穩，平潮滿潮相差僅一——四公尺而已，港口寬有一海里半，深十公尺，故船舶出入非常便利。

青島市區名勝，約如下述：

小青島　一名琴島，又名加籐島，位於市區南部青島灣內，距陸約一海哩，正計劃建橋，接通青島。海外進口輪船，最先可望見小青島。山岩聳秀，樹木常青，因有此名。島上有燈塔，民二十三年新建茶亭，闢道路，築游艇碼頭。置身小艇中，但見塔影波光，景色宜人，遙望市區，青山碧海，綠林紅瓦，入晚燈火輝煌，明月當空。

前海棧橋　在市區中部南海沿，突出於青島灣，全橋共長四百廿餘公尺，闊十公尺。靠岸一段以石基灰面築成，外面一段用鋼架木面做成，凡輪船進口，須在前海投錨於棧橋附近，由海務局派員，自棧橋乘輪，前往檢疫後，始得開至內港。民十九年，將外面一段重建鋼骨水泥，極外端添建三角形防波堤岸，使橋頭成「个」字形，藉避風浪擊毀。全橋增長為四百四十公尺，並築鋼骨水泥土二層，八角亭一座，名「迴瀾閣」，為前海眺望海景最佳處。近岸一段，有棧橋公園，綠茵花圃，中設椅座甚多，炎夏市民多喜於此納涼。由此到市政府，經太平路青島路，距離六百尺。

水族館　民廿年開始建築，二十一年五月開幕，地點在萊陽路海濱公園內。館內放養活水族展

覽池十八，館外有露天大魚池二，剝製及乾製標本二百二十餘種，浸製三百餘種。尙有山東產業館，民二十七年冬創立，地點與水族館相鄰近，亦在海濱公園內。

觀海山　位於市區南部，市政府大廈之北，相距三百公尺，拔海六十餘公尺。遍山植松，山頂有觀海台，乃商埠局時代總辦趙瑞泉所搠建，登台一望，不特青島全景盡在眼底，即海外航輪亦一望無遺。

觀象山　又名測候山，在觀海山北，拔海七十九公尺，觀象台設於山上，故名。旁有打球場，自來水貯水池，觀象山公園。

信號山（舊名掛旗山）　在觀海山正東，拔海一百公尺，建有信旗台，專爲船隻入港時，傳遞信號。昔市府華麗官舍，建於山之南麓，現已改爲迎賓館。山勢突立若圓錐形，岩石嵯峨，樹木葱蘢。每屆端節，士女採艾挹露，紛至沓來。登山觀海，數十里外船隻亦隱約可見。

貯水山　拔海九十餘公尺，亦位於市區中部，但偏西兩峯對峙，成凹形，形如馬鞍，故又名馬鞍山。昔德人築有毛奇炮台，已毀。山上有自來水貯水池二，總容量六千噸，爲全市自來水總源。

青島山　在貯水山東南，拔海百卅餘公尺，舊有德人俾士麥炮台，已堵塞。第二公園建於山之西北，東及東南有萬國公墓及日人墓地，均鄰接第一公園。

太平山　在青島山東南，拔海百五十餘公尺，德人俾爾氣斯炮台建於此，爲青島東南嶼要塞，該處山石嶙峋，林木茂盛，堪稱天險。

匯泉角　拔海三十公尺，在市區東部，偏向西南伸入海中，與東方太平角，西方團島角相對峙，爲膠州灣第一門戶。德人建炮台於此，設備周密，置二四生的加農炮二門，十五生的者三門，外掩叢林，內圍石壁，中闢地室，自角之腰部降階入隧道中，可直達南端地室。現炮位已廢，台上民十九年建有風景亭，憑眺憩息，青松翠柏，朝暾晚霞，最可留連。匯泉角形如一小半島，插入海中，左爲太平灣，右爲匯泉灣，自遠瞭望，但見兩灣波濤澎湃，頗呈奇觀。

團島　又名游內山，拔海廿公尺，三面臨海，自嶗山蜿蜒綿亙至此，伸入海中，岡陵起伏，潮汐阻隔，德人曾建堤於其間，設有炮台，亦已毀。島上建有電台，燈塔，感化所。此島與西面之薛家島隔水相對，爲膠州灣與後海溝通之海峽。該處水流湍急，波濤洶湧，名曰淮子口。

八關山　青島山正南，拔海八十公尺，樹木淸幽，風景可人，山頂平坦，若人工建成。

魚山　八關山正南，平岡無高峯，德人所建炮台，已堵塞，登山眺望東之海濱公園，北之湛山精舍，崇樓傑閣，矗立山巔，令人神往。

湛山　在太平山東，由大小湛山村向北，岡巒起伏，直抵太平鎭，拔海六三公尺，德人所設防禦線遺跡尙存。由海濱向北，蜿蜒達海泊河橋，爲一號至五號炮台之掩護線，共長五公里餘。靶子場在大湛山村東南角，湛山海水浴場（第四海水浴場）在湛山東，高爾夫球場在山南，民二十年築有免費公墓。該處避暑山莊在在皆是，林木成蔭，一碧無際，所有馬路，均蔭庇於綠葉叢中。

芙蓉山　峯勢圓鈍，建有全聖觀，德人堡壘已廢。

西嶺　即台西鎭，爲團島角東北銜接之高阜，嶺東有膠濟鐵路車站，站前爲第五公園。嶺北有電汽公司，雙烟突高矗雲霄，海外航輪甫入口，首先見此雙烟突，與天主堂之雙塔相輝映。

太平角　在太平山南，伸入海中，西與匯泉角

環抱太平灣，爲避暑勝地。山谷左岸，有自來水升水機一座，補助配水幹管之不足，分配飲料於各用戶。太平角浴堤位於東面海濱，太平公園設南端。

第一公園　在匯泉角北，爲最大市立公園。面積約一百萬平方公尺，分植樹植果兩園，集世界各處花木百七十餘種，共二十三萬株。內有櫻花二萬株，玉蘭數百株，及桃林等。並蓄有各種禽獸，四時花種俱備，三四月間百花盛放，千紅萬紫，燦若錦雲，故名「東園花海。」

第二公園　在貯水山東南麓，佔地一萬四千七百三十六平方公尺，開闢未久，尚在佈置中，盲童學校設園東面。

第三公園　在觀象山北，夜間踏月探幽，別有風味，闢有運動場及露天影戲場。

第四公園　（太平角）三面環海，林木茂密，懸崖之下，巨濤洶湧，遠望風帆點點如畫。近經開闢環山幹路，寬約五尺，長一千五百九十二公尺，與湛山五路太平角一路銜接。

第五公園　位於市南區西部青島火車站前。

第六公園　位於市南區中部，園係南北狹長之谷，因坡爲畦，雜植花木而成。

棧橋公園　在前海棧橋衙接海岸處，分東西兩部，園內建花廊十五間，山光水色，俱饒風趣。

此外尚有萊陽路海濱公園，山海關路海濱公園，東鎮公園，台西鎮公園，四方公園，匯泉跑馬場，湛山高爾夫球場等，均擅林木之勝，可以遊息。

大港　在市區西部，水深闊，嚴寒不凍，設有碼頭五。各碼頭均設有倉庫，自來水，電話，鐵軌。港爲圓形，乾潮時水深約十公尺，萬噸船舶，可靠碼頭。碼頭北築有防波隄一條，長四千二百公尺，以遮蔽西北風吹來波浪。

小港　在市區第二區西部，即大港南，爲內海航船停泊處，北部設浮碼頭，膠濟鐵路支線通此，西北面有防波堤二，形如兩螯，南有船塢一座，民廿三年落成。

第一海水浴場（匯泉）　面廣沙平，無漩渦狂濤，最適宜練習海浴及游泳。沿岸有更衣板房，浴客可租用。海浴設備有跳板，浮台，游艇，碼頭，舢舨，救生圈，救生艇，自來水冲水管，大鐘。並有電影，音樂，咖啡店，酒排間，臨時舞場，旅社，救療處。隙地布置花木，及兒童運動場。

第二海水浴場（山海關路）　與岸上公園相毗連，容浴室百八十間。沙平水清，遊人趨之若鶩。

第三海水浴場在太平角，第四海水浴場在湛山，第五海水浴場在新疆路，第六海水浴場太平路。

湛山寺　在太平山東麓，背山面海，風景清幽，民廿三年創建。爲市內最大佛寺，並建有七級藥師塔，高矗雲表，登臨其上，可見嶗山全部形勢。

天后宮（中國大廟）　在前海太平路東段，爲明代漁航業所創建道觀。院內銀杏圍可兩抱，階西牡丹一株，老幹直立，氣象不凡，每當春季，開花數十朶，燦若雲霞。此外尚有聖淸宮，玉皇廟，元代創建，廢曆正月，香火甚盛。

青島旅館最著者：東海飯店，七層大廈，中外名人多卜居於此。飯店屋頂，新闢花園，設有大規模俱樂部。交通除海上交通，膠濟鐵路外，尚有長途汽車，各線通：芝罘，黃縣，金口，沙河，威海衛等處。郊外長途汽車通：四方，滄口，九水，嶗山。

青島約有電影院九家，國劇場約四家，劇場四家，遊戲場（撞球）旅館等八家。舞廳九家。

作者旅居青島，爲時僅半月，僅能將青島表面輪廓，大約畫出。總之青島形勢，三面負山，一面靠海，風景之美，令人留戀耳。

歐美采風記（四九）

沁明女士

意大利的暢游

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六點鐘鬧鐘叫醒我們，馬上起來收拾停當，吃過早點，交十先令給女僕，買花送到革羅文納飯店去贈與李夫人，一則辭行，二則向她們表示感謝，昨日邀我們去茶敍的盛情徽忱。然後雇車至維多利亞火事站，竟早到了半個鐘頭，平時脾氣迂慢的修，今天竟會一疊連聲的催促，以致會出乎意外的到得早。車站上有許多穿淺藍色制服的意大利旅行社（簡稱C.I.T.）招待員，殷勤招呼旅客，代爲安置行李，並領導我們上定備車內，找每個人所排定的坐位。這一個團體總共約有兩三百人，看上去大半是已過中年的商人，老太太們，和學校的教員與學生，利用兩星期的春假，到溫和美麗的意國去，散心遊玩。車子開動後，大家撇開了英倫沉悶的空氣，與素不相識的同伴們，開始在一種同舟共濟的精神之下，結成一個小小的團體。我們最近的芳鄰是以下幾位：首先是蘇格蘭人史密斯先生，他年紀約有六十多歲，他從前的職業——開礦——是他現在外貌的造因，他黯黑的面上滿佈着粗的縐紋，兩顆溜圓的眼烏珠，雖失却了壯年時代銳利的鋒芒，却還閃爍有光，露出一股和靄的神情。一枝烟斗，從一絡長短不齊的灰色鬍鬚裏伸出來，斷續的冒着輕煙，充份表現出吸烟者態度的安祥，身心的舒適。他以往的工作，使他矮小的身體傴僂，可是他的整個健康並沒一點衰老的象徵。他穿的衣服却隨便得很，像是抓到什麼便穿什麼，也不顧上身和褲子是否成套，有時換上一套講究的新衣，也不免帶點「鄉氣；」他很喜歡和人交談，車開不久，我已聽慣了他那帶生硬蘇格蘭腔調的英文。他告訴我他第一次遊意時，同他的妻子去的，現在妻子已亡故了，祗有一女嫁在倫敦——說到這裏，他掏出口袋內的像片給人看——有一個外孫女。他膝下無兒，負擔很輕，現在就靠從前一點積蓄度日，可以無憂無慮了。他有時能使人突然間吃一驚，便是他一口的牙齒會忽然的變沒有了，講話會沙沙響的漏風，後來才發現他嘴裏裝的假牙隨裝隨下，一日數次，後來我們便也看慣了。

和史密斯原來熟識的同鄉是湯姆生夫人，同她的十四歲兒子霍雷司（Horace）。她的丈夫是一位工程司，沒有空閒可以到國外旅行，他們的兒子中學畢業了，在未進大學之前，帶他先見識見識歐洲文化的祖國。湯夫人說他有一個親戚在上海怡和洋行任職。蘇格蘭人擅長貨殖，凡是遠涉重洋去經商的，大半都是蘇

格蘭人，並且善賈集財致富的很多。霍雷司雖祗很年輕，然比成人還長得高大，可是性情依然天眞瀾漫，很可愛的。湯夫人和史密斯君雖屬同鄉，卻是兩種社會的人物，無形中顯露出了她倆趣味的各別。

印度學生納吞……（他的名字很長，實在不易上口，我們都簡稱他爲納吞先生。）他在倫敦大學、肄業，是個孤獨的，沉默寡言，眸子裏好像含着很深沉的懷抱。這樣一位閉口不開的青年，沒半天功夫，竟被這位會逗樂的史密斯君打破了寂寞的冰層，互相結爲朋友，於是乎我們這個小小團體中的空氣，頓時就變爲融和有趣了。

八點半開車，兩時許到英倫海峽邊的福克司東城，（Folkstone）我們的幾節火車開上渡輪，駛過英吉利海峽；由英國到大陸渡海的三條路線之中，這一條是中路，因此路程的距離和時間及盤費也都是中等的。今天太陽高張，風雖然大，幸而沒甚浪，沒有嘗到這個海峽的滋味。一個半鐘頭便抵達法境的蒲朗（Boulongne）兩個國家相隔不過幾英哩海路，彼此遙遙相對，氣候清明的時日，可以互相望見邊岸，可是人情風土，大爲不同。法國人語言輕快，若想靠我們在學校時代一星期幾小時的法文課來對付，以前在班上不過是抓住一二個字死記，現在要應用成串的文法，那眞是「望塵莫及，」山東人吃麥冬，一懂也不懂，講的人講了半天，我一句也沒能理會得到呢！同行者都祗能說英文，其中能說第二國語言者絕少，因爲英國人性格固執，覺得他們的本國文字比任何其他的文字高超，誰說是不懂得英語，是他自己的損失，幸而別國人的見解和英國人的不同，況且英鎊在歐洲的勢力很普遍，能叫別國人自相情願去學英文，用說英國話的本領來賺金鎊到手，算來算去，還是值得的，所以有了英語就可以到處通行無阻。尤其是担任我們旅行團，C. I. T. 的嚮導（Courier）都能說很流利的英語，法語，意語，更沒有問題發生了；嚮導之中有一位說英語時，能引用許多美國人慣用的俗話（Slang），每逢團員詢問，他作答之先，總是將兩隻手搓一陣，然後滔滔不絕的解說一番，夾得一疊連聲的「Oh Boy Oh Boy」有時興奮得臉都發紅，似乎是在向我們表示將要看到的，或是將要吃到的，好到不可形容，有無窮的希望！

在這班經驗豐富的嚮導們照應之下，很容易的經過車站行李檢查間。換上專車，正是開中飯的時候，一行兩三百人要分兩批吃，又因爲各人喜歡各自找自己的淘伴同桌吃，勢必要分頭找尋座位，有點像做小學生時代上講堂的情形了。車上的菜餚頗爲豐富，法國菜的烹調在歐美各國向居首席，車上還可以叫酒佐餐，大

四六—〇九〇

家都認爲差强人意；我今天發現英美人的足跡踏上歐洲大陸，便不肯隨便喝涼水了，沒滾過的水決不喝，吃飯的時候，必定要喝鑛水或蒸濾水之類，這種習慣，他們到了亞州更加顯明，出國後必須講求衞生，不飲沒燒開過的水，是西洋人奉爲聖旨的。

初次過巴黎

沿途沒有什麼特別景緻，土地似乎不大富饒，四時五十分抵達巴黎，沒有想到吳文藻先生會到車站來相見。吳太太在此玉體違和，不能出門，吳先生當下交我以童年時代同學向思任女士在日內瓦的地址，向女士是該城中國圖書館胡主任的夫人，我們已有二十多年沒見過面，這次她由吳文藻先生處得到我的消息，帶口信來要我們到日內瓦時，務必去看她。由車站出來，我們坐C. I. T.預備好的公共汽車，到法蘭西亞旅館，(Hotel Francia)旅邸的房間而帶有浴室者，在歐洲要算是頭等的了。我們一行三百人分派在巴黎幾家旅館小住。我們所住的這家雖不宏大，却很潔淨，旅館接領行李的夫役每人腰間繫着一條綠色的圍裙，上身制服，頭帶軍帽，倒很特別。在火車站內看見脚夫們叫囂嘈雜的爭酒錢，使我囘憶起國內同樣的情形，但是在英美兩國從來沒有看見過脚夫爭鬧。

我們把行李放下，馬上到街上去，想利用晚飯前一個半鐘頭的時間，先認一認這繁華的都市，法國的「的士」比英國的要便宜六七倍（吳先生說的，）我們便想叫一輛遊街，可是越急越講不出法文，祇記得前時在課室內先生叫「開門」「關窗」幾句幼稚的話，先坐進車去，硬着頭皮總算說明白要兜個圈子的意思，並且指定要到香瑞裏街（Champs Elysees）一帶去看看，但是須在一小時內折囘旅館。車開動後，自己肚子裏暗自好笑，巴黎果然熱鬧，街道的旁邊開設許多飯館茶室，露天擺着許多桌椅，時髦漂亮的男女們坐在豔陽天棚下面喝咖啡，喝酒；各種店舖的陳設都非常別緻，沒有一點粗俗氣；婦女多柔媚姿態，無不愛打扮的，經過許多的市街及住宅區，都不知道是些什麼地方。後來纔到一條極寬的馬路上，兩旁綠樹成蔭，店鋪格外的講究，特別的華麗，這便是名聞世界的香瑞裏街，遠遠便看見凱旋門，是拿破崙所飭造號稱爲全世界最大的一座牌樓，四面圍着鐵鍊，許多遊客在正憑吊着圓門中心的無名英雄墓。我們爲時間所限，只得忽忽囘棧，晚飯很好，這兩星期以來每飯必是「全餐」（fullcourse）我因連日太累，今天吹了風，有些發熱，很早休息。修寫了些明信片，換了些法郎。（這時的兌換率每英鎊換一百法郎。）

倫敦距巴黎二百五六十哩，只費了六七小時在途中，可是巴

是兩個絕對不同的境界了，這次旅行的第一天認爲很滿意。

穿過瑞士

四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清早便動身，坐一天的火車，穿過法國的平原，開進瑞士的叢山峻嶺裏面，阿爾潑斯山（Mt. Alps）頂上蓋着白雪，谷中盛滿了湖水，我們在雪床碧池當中穿行而過，猶之乎接連不斷絕優美的連環風景畫，跟着蛇行的火車，一幅幅的映出在我們眼簾前。經過日內瓦湖(Lake Geneve)的時候，遙望美奐絕倫的「雪融古堡」(Castle of Chillon)矗立在夕照中，想起詩人拜倫(Byron)的名著「雪融的囚犯」(The Prisoner of Chillon) 覺得極富於詩意，格外的羅曼底克。

瑞士同意大利兩國國境搭界的地方，有極長的一條火車山洞，名生潑朗（Simplon Pass） 地道，穿山而過，火車要走三十餘分鐘之久，白晝開燃電燈，長久始重見光明。入意境時，有意大利憲兵多人登車，向乘客大聲交涉，要每個遊客申報所攜帶的金鎊數量等事。我們大家都正在飯車中進晚餐，由C.I.T.的嚮導們出面代表我們向意兵接洽良久，總算才免去審問的麻煩，不過每人須將護照交出，當他們在檢查的時候，我們不能離開各人自己的座位。飯後我們便回到自己的包房去靜等，俟一切手續竣事，火車才准再開向前進。

今晚月色皎潔，我們把房內電燈熄了，盡量的欣賞這月下湖山，其景色之美，爲生平所未曾見。九時許抵達斯決賽（Stresa）遠遠的便看見湖邊倒映着一圈電燈光，週圍的羣山積雪未融，都反照在寂靜的湖水面上，一輪明月，瑩澈空際，越發的像座神仙境界。盤踞車內斗室中終日，下車後步行到旅館，一路呼吸着這片碧綠澄清湖水所吐出的新鮮空氣，和羣山的精神，再痛快不過。我們指定住在此處最大的旅館名叫包羅咪島大飯店的規模宏偉，房間敞亮，窗外望出去是一派的湖光山色，預料今夜必有美好夢境。

都錦生
絲織禮品
晴雨綢傘 五彩壽字
檀香絹扇 絲織風景
織錦桌毯 織錦坐墊
總行 上海二馬路石路東首
霞飛路華龍路口
支行 上海靜安寺路同孚路口
工廠 上海法界巨籟達路

旅伴

葉劲風

上車剛坐定，卽看見她打前一節車廂穿過來，一隻手提着有拉鍊的大號帆布提囊，一隻手抓着報紙和一本書；後面一個鐵道職員打扮的角色，像解差似的，緊堅跟着。她略一打量，就直接走到我前面一排的空位上，放下提囊，眼睛也不抬，就坐下了。那鐵道職員站住，好像要等她說什麽似的；看見她儘管展開報紙瀏覽起來，也只得訕訕的向後節車走去了。同時，汽笛一聲，車也開動了。

從我的座位上可以看見她肩臂以上的後側影。她的臂部很合雕刻型的曲線，頸部也不差；只因剪着男式分髮，雖說很像半截希臘石刻，我因看慣了蓬鬆披拂着的捲髮，只覺她似乎太男性化，減少了女子的風韻似的。

她絕對不是花枝招展的妖嬈姿態一流；短短的深藍布旗袍，麂皮短大衣，深黃得有些舊了；面部很合典型，只是不清爽，好像不曾洗臉一樣；但全身的輪廓，整齊勻停，很合理想，所以在我的幻想中，早獲得了一種好感。眉目口鼻究竟如何，因她走過來的時間很短促，沒有看得仔細，暫時不能確定。

我猜想她是上海一帶的西宮小姐之類，此行也許是以自由區爲目標，只是行李太簡單，而且沒有同伴，叫我有些捉摸不定。也許有大隊的人馬，約定在前途，蕪湖，或其他地方碰頭？

約莫十來分鐘後，查票的全副武裝，從前節車鑽了進來。挨次走到她面前，她仍舊不理會。

「票！……」

她把報扔在餐桌上，慢條斯理的從提囊裏抽出一個小手皮匣，拉開手匣取出車票，頭也不回，伸給查票員。

「三等票？……這是二等，請你上前面去……」

「什麽？……你們鐵路上究竟有幾種管理？……」她含着怒反問。聲音剛脆響亮。她的聲音同發問的理由之總合，現出一片鋒芒，把查票員鎮攝住了。他好像不懂她的話，至少一時理解不出話中的理由，只怔怔的瞧着她發呆。

我無端的和她表起同情來：「總是有原因的……否則她絕不至於買三等票而混到二等裏來……剛才送她進來的不是一個鐵道職員麽？……他爲什麽送她到這裏來？……總有道理，不是嗎？……糟！……也許那傢伙不知道她是買的三等？……」想到這裏，我替她有些担心事了，無條件的担起心思來了。

「什麽幾種管理？」這傢伙確實沒有明瞭她的質問。「不問幾種管理，買二等，坐二等；買三等，坐三等。」他擺出了「這時」的查票員和「某種」雙重身份，嚴厲中含混着輕蔑。

「別廢話！……你去問你們那跟車的去……反正我坐在這裏是有理由的。…………」

「我沒那麽大工夫去問！」這傢伙好像徐州，合肥一帶的退伍老粗，「我不看你是個娘兒們……抄的！……我早撂……」

「什麽？」她陡地站了起來，「你怎麽嘴裏這麽不乾淨？……」

一壁問着，一揚手，拍的一響，一耳巴子早着在那老粗臉上，我沒瞧清楚，到底是打在近嘴的一部，還是近耳根的一部，只知道打得很在行，也很準確，否則不會響得那般清脆。

全車廂的人都站起來了。他們是感到新奇，或是感到痛快，或是向誰同情，我不知道。我也沒知道我的腿受了誰的命令，只一步就跨到老粗面前，把她隔在我的身後。

「你不該開口罵人！是不是？」我很有理由的抓住那傢伙的弱點，向他挑戰，我知道這是一種危險的局面。『煩惱只爲强出頭』的哲學戒條，已經湧向我的心頭了。我想這傢伙準會找住我出氣。但已經登了場，只好表演下去了。

出乎意料之外的，那傢伙並不發威，只一手握住吃了耳巴的一邊臉，瞪了我一眼，返身向前節車裏走了。

「搬兵求救！」不知誰在我後面唱了這一句。我回頭瞧去，見靠近車門有個白衣的身影一幌不見了，也許是車上的茶房。我受了這個暗示，心上覺得懍然一震；同時打定主意就此幹下去了，後果如何，現在談不到了。

「對不住，小姐，有句話請敎。」……她早恢復原狀正看着報。我既做了一個「抱不平」的英雄，打算趁這機會同她扳談扳談，一者想滿足我的好奇心——因爲她是女英雄，正合我理想中的典型女子，——一者旅途寂寞，很需要一位臨時的對象。

「回頭談罷。」……她冷冷的這麽說了一句，雙眉蹙在一起，不知是餘怒未息，還是討厭我橫插一枝，打了這無需乎打的抱不平？這是一個不硬不軟的釘子，叫我碰了個正着。我覺得有些訕訕的；爲敷衍場面起見，裝着很鎭靜，而且很服從的點了一點頭說，「知道了。」同時，在退回座位的動作中，四下掃了一眼，要觀察觀察同車的是否覺查我所受的「釘子。」

回到座上，心上起了一陣痲悚；因爲後半截車上坐着的，多一半是「公務人員，」襟上懸着五色斑爛的新徽章。「她也許是公務員之一？那我才是多事，而且顯得高攀了。」我很後悔的想着。「一定是的，要不，她

不見得這般潑辣。」我愈想愈覺得我的理想八成對了。「也許不對；她不像……，臉上似乎沒有一股……」我自己這般安慰着自己。

這是早班的京蕪通車，現在最多八點一刻吧。心下煩亂了一陣，正想抽一支烟，鎮壓一下，一個白衣茶房從我身後匆匆掠過，向前節車走着。沒聽見她招呼，那茶房立卽頓住脚步，向她灣下身來聽着。

「兩杯咖啡……帶些點心來。……」

雖然車輪的響聲很喧噪，我明明聽見她說了「兩」杯。一個人為什麼要兩杯呢？

「哦，」我心下恍然，她還有同伴哪！

「一定是男伴，……一定是軍政界朋友……」我心下自己咕噥着。

一會兒咖啡點心來了，餐桌上舖上了台布；刀，叉，都一律西式化。

「請這兒來吃杯咖啡！……」她回過頭來，命令式的邀請着。

拒絕？那未免不近人情，而且辦不到；她是那麼堅決，我是受寵若驚。我很大派的走到她對面的空座上坐下了。

「上那兒去？」我想出了這個問子。

「到了蕪湖再看……」

這時我看清楚了她的面貌。一切都很周正，皮膚表示了她的健康，——雖然略帶着些旅行的風塵。說話的聲音柔中帶剛。

「聽您的口音好像是河北……北平……」

「不。」她微微笑了一笑。「也可說對。……生長在北平，「七七」上南邊轉學……快五個年頭兒哪，可是沒念着什麼？……」

「哦，在什麼貴校？……」我希望他提出上海的中西，或是聖瑪利亞，因為那兩個學校我都有親戚朋友。

「別提哪……反正是個學店罷！」她微微嘆了一口氣。

剛想再問她什麼，猛然瞧見她臉色一沉，眼睛裏立刻射出一股怒光，我身後起了一陣騷動，人聲夾着槖槖的步聲。一回頭，我瞧見前節車裏來了幾個武裝，由那挨了耳巴子的傢伙領着。

「您別開口，讓我來對付……」她悄聲叮囑我。

「車票拿出來！」那傢伙吆喝着。有了武裝，勢力大了。車廂中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

「你對誰說話；怎麼這麼沒有禮貌？……」她說着霍地站了起來。那傢伙怕又要挨揍，不期然的倒退了兩步。

她又坐下來，儘自瞧着車外武裝之一，走上一步：

「小姐，三等票坐三等車，二等票坐二等車；您要在這兒，補二等也行。」國語說得很生，好像夾着旁的字音。

她移轉眼光，向那武裝掃射了一下，便咕咕呱呱說了一串我聽不懂的話，聲調愈

說愈高，語勢愈來愈急。

那武裝聽了她的話，矗立在那裏，像一截樹樁子。好一會兒才打着純碎的山東大餅語調，問着那查票的傢伙。

「我說，老鄉，到底是怎麼一會事？」

我差一點笑出聲來；把舌頭狠狠咬了一下，才算忍住了。

「我叫她上三等去，她還要打人……」

這是那傢伙的控狀。

「誰叫你嘴裏那麼不乾不淨的……你敢罵，我就打得……豈但打，到了站頭兒我還要去告你咧！……」

「查票去吧，……」山東大餅打圓場兒了；他一邊說，一邊向查票的一揮手，自己就同着其餘的幾位同志，原路撤退了。

「這塊料……」她一揚眉笑着說。

「小姐外國語很流利；……」

她似乎猜透了我的心事，先是嬌媚的一笑，然後告訴我，她父親從前是外交界，兼着自己的進出口營業。從五歲起她跟着她父親各國旅行，很能說幾種語言。北平，天津，漢口，上海，香港，都有他們的買賣。「七七」以後，各地支店都收了招牌不幹了。

「您上內地去？」她問着我。

「先到宣城……因為路不熟，得找到幾個同學一路出發。」

「那也很好。」她微微嘆了一口氣。

「您目的地想必……」

「不……我是要找一個人說一句話……大概到了桂林，也許追踪得到……說完了話，還得回上海……怕家父以後不信任我了。」

這幾句話叫我覺得透着奇怪。寫信不行嗎，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只為找着一個人，說一句話。「找什麼人，說什麼樣的一句話？我心下忖着。乍一見面，怎麼可以打聽人家的私事？但又遏止不住我的好奇心。

「到桂林！……」我瞧着她的提囊，無意的說了這幾個字。

「遠嗎？……沒關係；旅行慣了，到處為家……算算兩星期可以到桂林，趕得巧，也許下個月又可以回上海了。」

「聽說沿路麻煩得很哪！」我給她一個警告的暗示。

「那沒什麼……不怕土匪，沒帶祕密；連鬼也不用害怕。……」

「學生一流好像不容易走道兒。」

她聽了我這句沒氣力的話，嗤的笑了；接着又格格的笑起來。大約瞧着我臉紅了，忙又解釋着：

「您是學生嗎？……誰臉上刻着學生的招牌？再說，二十五歲以內的男女，誰都讀過幾句書，誰也不能免去學生的嫌疑；那麼，這條路上就該沒有二十歲左右的人旅行哪。」

我正在咀嚼她這幾句話的意味，她接着又格格的笑着說：

四六—〇九八

「我倒可以貢獻給您一個保險的辦法：您不是說前途還有同學嗎，也許有女同學，……反正沒有關係，只要找到一位年紀彷彿的女性，就說是夫妻兩口子。要有人盤問，就說回家看媽的。」

她在調侃我了。

「像小姐這樣，有很豐富的旅行經驗，口齒又這樣的爽利，當然沒有困難；」我趁勢恭維她。

「笑話……像我這樣，至多是一塊廢料；又不能造成師資，替國家培植人才；又不能出力，替社會謀幸福；眞所謂「文不能測字，武不能挑水，」算起來還是廢料一塊……

……」

她說着，微微嘆了一口氣，頭漸漸低下去了。

「小姐太客氣，也太會說話了……可是我倒不能不疑心小姐是在駡我呢。」我故意嘔着她，想鼓起她的興趣，多談一點別的話，也許我可以乘機探出她此行的目的來。「小姐現在研究什麽科目？同學大概人材不少哩。」

「別提哪，提起來眞要把人氣死……先說教員；那些教員，哪一個沒有老小幾口？按月包的，每月可以拿五百來塊法幣；上零碎課的，每課十元八元。嚷了一個月，才拿到三幾百元，半担米罷咧。一天到晚，生活都愁不過來，還有心思教書呢。就我所知道的兩位大教授，一位白日上課，晚上還要趕場子做文明話劇。另外一位教經濟的，匆匆忙忙趕來瞎撩幾句；匆匆忙忙的又去了；聽說他還兼帶幫人查賬……

「再說那些同學們，女的多一半打扮得……說得缺德點……簡直像幹什麽的。男的有些固然用功，那是書獃子；可是多一半也盡在衣着打扮上用功夫。您想，像這樣的學校，能念到什麽書？時代是轉變得這般劇烈，您想這般男女國民，將來都是棟樑之材嗎？我想要是眞要念書，還得遷地爲良，不是嗎？……所以我……」

「您想轉學？……」我緊接着問。

「不；那是另外一回事；這裏又是另外一回事……說也無聊……還是不說的好……」

「這裏又是另外一回事。」我心下想着，大概這回事就是指着她此行的目標而說。可是她說「無聊，」把話吞下去了。我且試試看：

「反正無聊，您說說，我倒是多增添些見解哩。」

她很無聊地拿起以前手上抓着的那本書，隨意的翻着。這是一本英文本子，瞧文字的排印方式，好像一本劇本似的。我想問她借過來瞧，又怕攪亂了她的思路。很希望她肯把這無聊的故事說出來。

「您念什麽？……可喜歡文學？」

「慚愧得很，也是念文學……」

「文學罷咧，有什麼慚愧？……那倒可以叨敎……您見過這書？」她將手上的書遞給我。

我接過書來一瞧，是蕭伯納的"Too true to be good"

「哦，這糟老頭子。」我脫口而出。

「什麼？您不贊成他？」

「不，我很贊成他的文字——胆大輕鬆。」

「思想方面？……」她挑戰式的問。

「那是哲學問題……各人有各人的主張……」

「主張也有對也有不對，不是嗎？……您覺得他這本戲的主張如何？」

「哦，慚愧得很，這本書倒是見過，可是忘了裏邊說的什麼！……」我一面翻開書，一面假充很在行的說「我想想看，好像是說……」

「賣花女女少校，總見過？……」她又提起別的兩本戲來。

「書也見過，電影也看過。」

「怎麼樣？……」她繼續挑戰。

「小有聰明！……」我故意把眼光提得高高的。

「您眼光很高……」她嗤的笑了。

「倒有些像我的一個朋友。……」

「可是我有些眼高手低……人家費了很多心血，好容易產生了一本戲，叫我胡說霸道的給了他四個字的按語；要自己寫起來呢，蕭伯納恐怕連瞧也不要瞧呢。」

「看起來您倒有自知之明，比君毅要高一着。」

「誰？」我見機會來了，忙追問着。

「哦，」您問君毅？他是家父世交的大少爺……一位驕傲得不得了的文學家。」

「文學家？……有過些什麼……」

「那倒不一定，文學家祇是說某人是研究文學的，當然不一定成了「家，」更不一定要有作品……」

「是是，」我抱歉的說，「換句話，有人著作等身，風靡一時，要把他的東西仔細分析一下，等於……等於一堆狗屎……」

她格格的笑了「你們可以算哥兒倆，說話一鼻孔出氣……」她很驕媚的瞧了我一眼，顯出一片女兒的天眞。……「將來有機會，很願意介紹你們見一見。」

「榮幸得很，……令友現在？……我緊追着問。

「唉！……」她立刻掛上了愁容。「我也不知道他現在究竟在那兒……到了桂林也許可以知道他的行踪。」

「哦！……」

「否則我也用不着去找他，……將來……要是……可是他母親——您知道他只有母親，父親不久之前去世了——他母親一定咬住我，說我鼓勵他改行……也許是他誤會了我的話……」

「噢？」

「他母親老把我當了她的兒媳婦兒，這眞是一種錯覺！……至少她這種幻想也成熟的太早了，不是嗎？……」她說着又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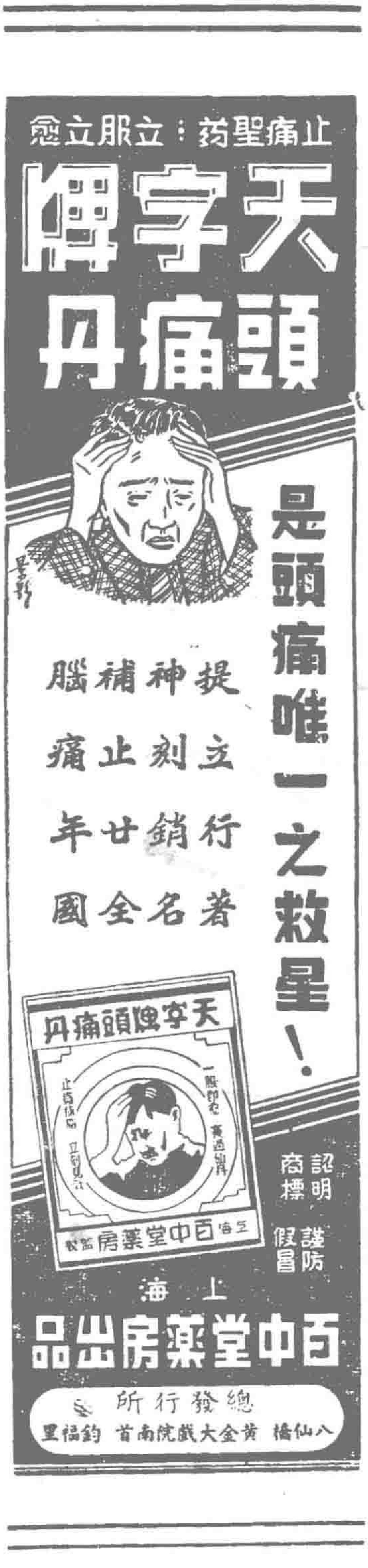
「您意思要去找他回上海？……回到他母親那裏？」

「不！……我得把話當面交帶明白！……明白了，就沒我的事了。」

× × ×

按着她的路程計劃，和她父親給她沿路的安排，我們不得不在蕪湖分手。到了目的地後我寫過兩封信，至今快半年了，一直沒收到過她的回音。希望將來回上海能看見她——她的模影無時不在我心目中活躍着。

三一，六，一六。



梅林辣醬油

色味鮮潔 首推獨步

以科學方法機器製造

消食開胃 有益衛生

MALING
THE
BEST
QUALITY

金盾牌

註冊商標

梅林罐頭食品公司出品

菲律濱瑞隆興鐵業公司

本公司創設垂七十七年資本菲銀四百萬元總行設在小呂宋分行設在宿務納卯等埠自辦歐美貨品批發零售價格公道營業種類如下

五金貨品

鋅板鉄板 鉄條鋼條 銅板銅條 鋅管鉄管 釘類螺絲 鋼索鋅線 洋灰珠磚 油漆色料 商家用具 浴室用具 農家用具 船用器具 建築材料 机房器具

汽車機件

全權代理世界最大汽車廠美國通用摩托公司

GENERAL MOTORS

CHEVROLET

正牌[芝佛力]汽車貨車機件

A-C Spark Plugs DELCO Batteries
PACKARD Cables TRAINOR Springs
NEW DEPARTURE Bearings

機件六千餘種適合各牌各式汽車貨車之用

橡皮車輪

美國啟利公司秘法精製之橡皮車輪

KELLY Springfield TIRES

堅強耐用五十年來銷行全球口碑載道

名廠代理

全權代理以下美國名廠出品

CERTAINTEED Paints
INSULITE Building Boards
KOHLER Plumbing Fixtures
NATIONAL Wall Tiles
OIC Iron & Bronze Valves
ROCHESTER Wire Ropes
SYRACUSE Babbitt Metals
TROY Chains

YUTIVO SONS HARDWARE CO.

YUTIVO BUILDING, 404-424 DASMARIÑAS, MANILA, P. I.
P.O. BOX NO. 47 TEL. 2-43-53

MANILA BRANCH: R. PAPA & MORAITA, SAMPALOC, TEL 28430
CEBU BRANCH: JAKOSALEM & MAGALLANES ST., CEBU CITY
DAVAO BRANCH: STA. ANA, DAVAO CITY

四六—一〇二

世界偵探名著

蒙面人（下集八）

秦瘦鷗譯

蒙面人原來就是——

當密歇爾奎萊重回船塢區警察分局的時候，正是消息最沉寂的時期，因爲不到某一件案子有重要的發展，這些較小的警察分局是照例得不到什麼消息的；而從這一點上看，更可以知道老惠克斯那一輛出差汽車的蹤跡，必然到此刻還沒有發現咧？

密歇爾在局裏守候了一會，覺得很煩悶，便獨自走出去，在附近的街道上閒蕩着，並且還到昨晚發生這件暗殺案的出事地點去兜了一圈，他差不多又要走進加洛司巷去了，假使加洛司巷的精靈不自動迎上來的話。

其時他才跨過了一條小溝，右足正從泥水裏提起來，突然瞧見那個瘋子的瘦弱的身影，在對街一晃一晃的移動着；這一個精靈是有一種極古怪的毛病的，他怕見燈光，待他快要走進街燈所發出的光圈時，他便立刻站住了，並且把腦袋歪過一些，不讓他的眸子和光綫接觸。

「走過來，記者先生，我有幾句話要告訴你！」

「你還是先把你的名字告訴我吧！」

那個似瘋非瘋的傢伙便吃吃地笑起來了。

「我是從來沒有名字的，大概生我的人忘記給我取一個了！」（後來密歇爾發現，這一句話倒是真的。）「大家儘可隨便使用什麼名字叫我，因爲我從前曾經做過染靴匠，所以有不少人都叫我老靴。」

「那末你有什麼話要告訴我呢？」奎萊好奇地問。

「他把那個醫生架走了。」那瘋子用一種沙啞的低音說。

「誰——是不是那個蒙面人？」

老靴瘋狂地點着他的腦袋。

「現在我完全明白了，他是用那一輛汽車把他架走的。——老實說，他一直是在地板上躺着，只是沒有人知道！」

他一面說，一面還不住發出無聲的乾笑來，並且還用右手拍着自己的大腿，表示得意。

「連梅遜也不知道，真使我好笑！蘇格蘭警場聰明的傢伙不是很多嗎？但這一會卻沒有一個人知道！」

「可是你又知道些什麼呢？」奎萊向他反問着。

「歐克也知道。」

說到這裏，那瘋子還用一條髒透的手指在密歇爾的前胸上

戳了一下，藉以增加這句話的重要性。

「那個脚色可眞了不得，他的肚子簡直比百老匯大街還寬大咧！他什麽都知道，我說的就是歐克！不信我可以跟你打賭，也許他早就知道了，不過他歡喜把這種消息藏起來，讓他自己一個人去幹。這是勃萊常常告訴我的。——可憐的勃萊，他的腦子或許連一頭野兎也幹不上咧！」

東邊的人行道上忽然有一個人走來了。

「那就是他！」這個衣衫襤褸的怪物悄悄地向奎萊說，他自己便一溜烟的躱走了。

來的果然就是勃萊，可是當那瘋子發現他的時候，他和他們的距離委實很遠，正不知道他在黑夜裏是怎樣辨認出來的。勃萊的心裏，顯然很不愉快，他是特地走出來散散悶氣的。

「這件案子結束以後，我一定要把各種亂七八糟的事情馬上糾正過來！」他見了奎萊，便用很着惱的口氣說：「梅遜委實是不應該這樣放任的！你想必也知道，奎萊，像我這樣一個當區長的人是不能不保持一些尊嚴的，假使連詰訊嫌疑犯的事也讓手下人搶了去，我還有什麽尊嚴呢？像這種手下人，簡直是太沒有規矩了！」

「歐克此刻在那裏呢？」

奎萊也不必問他惱的是誰，早知道他所說的就是歐克了。

「梅遜自己倒是一個好人，」勃萊又繼續說：「而且可以說是我們警隊中最受人敬愛的領袖，你要是想向他作什麽暗示，祇要一開口他就知道了，用不到你說第二遍。不過他對於歐克却未免看錯了！凡自以爲富於思想和心靈的便是罪惡——」他用念詩一樣的調子加上了兩句。

「這大概是沙士比亞的名句吧？」密歇爾忍着笑問。

「這是我很清楚地記得的，」勃萊恬不知恥地說，其實他連什麽叫做詩也不大清楚咧！「梅遜有時候做起事來，往往一想也不想。我已經告訴他，只要那個女人從醫院裏出來，有力氣可以說話的時候，我就願意去盤問她，可是他偏不贊成，一定要教歐克去，那顯然是因爲歐克向來認識她的緣故。可是讓我請問你，奎萊，一個警官要盤問什麽人，奈道必須先認識他嗎？還有倫康那個小賊也放走了，正是一件笑話！」

密歇爾爲了要打斷勃萊所發的牢騷起見，便向他建議姑且先回警察分局去瞧瞧再說，不料當他們走進局子的時候，恰好羅娜溫司頓受了歐克的勸誘，已答應把眞話說出來，這對於勃萊，自然又是一件很不高興的事。

她始終不願走進區長室去，一直在問事室裏坐着，那個頭上

紮了不少紗布的歐克便靠在她旁邊的一張公事桌上盤問着她，他瞧密歇爾和勃萊走進局子，臉上便立刻堆出了很不高興的神氣，可是密歇爾心裏很明白，這是爲了勃萊，絕對不是爲了自己。

「好，那末讓我們大家一起來聽她說吧！勃萊。」歐克很粗野地說：「溫司頓太太，請到我們裏面的辦公室去。」

「不，我不願意進去！」那個臉色慘白的女人對於這一點是非常堅持的。「我爲什麼不能在這裏說呢？」

「好，好，算了吧！」歐克也弄得沒有辦法了。接着他便旋過頭去，向那擔任記錄的希爾說：「快把你的簿子預備起來！」然後他才正式開始向溫司頓太太盤問。「你此刻用的名字是不是羅娜溫司頓？你的丈夫是不是——」

她的嘴唇已經張開，差不多就要說出來了，突然偵探長梅遜匆匆地走進了局子來，他的後面還有兩個偵探，挾住着他們所才捉到的犯人。

羅娜立刻站了起來，一眼不霎的看定着那個犯人，可是那犯人的態度却非常鎮靜，好像滿不在乎的樣子。

「就是他，就是他！」她用極尖銳的聲音高喊着，同時還用手指定了那個犯人。「這就是殺人犯啊！你把他殺死了，從前你不是說過一看見他就要殺死他嗎？現在你果然把他殺死了！」

梅遜也透出了怪好笑的神氣，向那犯人看着，可是他却依舊非常鎮靜。

「你決不是爲了我而恨他，也決不是爲他帶走了我你才要殺死他，——這是爲了你哥哥病死在監獄裏的緣故！」

那犯人點了點頭。

「正是爲了這個緣故。」他很簡潔地說：「假使他再能復活的話，祇要我的行動不受束縛，我一定還要殺死他！」

「你們聽見嗎？」溫司頓太太的聲音簡直越喊越響了。「這就是我的丈夫湯尼費斯！」

「還是叫我的眞名姓吧！」那犯人說：「我的眞名姓是湯麥斯馬福特，這是一個極好的名字，可惜給一個極壞的人糟塌了。」

他含着笑，回頭去向偵探長說：

「我想你不必再把這個女人留在這裏了，現在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訴你，假使你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我全可以解釋。」

密歇爾奎萊是驚奇得呆住了，動也不能動，話也說不出，彷彿在夢裏一樣。馬福特這樣一個方正的人，想不到竟然就是蒙面人，都市中的强盜，外加又是殺人犯！奎萊如何能相信呢？然而事實是如此！

但馬福特自己却毫不介意，鎮靜得簡直比站在旁邊的許多

警探還鎮靜，一手不停的拈弄着褲上的錶鍊，神氣又像滑稽，又像在那裏可憐那個混身發抖自稱爲他妻子的女人。

顯然他已不把死生當做一會事了。

「我想路特醫生雖然受了一些虛驚，但身體上是決不會有什麼影響的。」他很誠懇地說：「方才我不是已經對你說過了嗎？他至多祇會得到一些頭痛，這是也自己可以醫治的。其實打昨天下半夜起，他一直在我汽車間裏躺着；因爲，你要知道」，說到這裏，他還透出了一種非常抱歉的意思。「路特有一個很特別的理想，對於我是十分不利的。他雖然並不怎樣聰明，可是他的嘴委實太歡喜說話了。他以爲當時祇有一個人是有機會可以殺死裘脫門的，那就是我。他說這是一個怪有趣的理想，然而我一聽，却就覺得太不有趣了。其時他正打算到局子裏來把這個意思告訴你，當他經過我診所的時候，便先灣進來和我閒談，於是我就大大的慌亂了；我知道危險已到了眼前，假使他的話一說出來，那末我的一切就完了！我的醫院，我的兒童療養所，以及我最近才在安尼福特那邊佈置好的一所小屋子，——啊！偵探長，讓我順便請問你，方才你究竟是怎樣會找到安尼福特農場來的？也許你不願意說吧？——也一起都要完了，因此我決定不惜任何代價，趕快挽救自己。」

他偶然望左邊一看，恰好和歐克的視綫相接觸，便立刻很懊悔地搖着自己的腦袋。

「我實在是萬不得已才動手的，歐克，千萬請你原諒，你是這世界上我最不願意傷害的人。」

歐克也出乎梅遜意料之外的用很幽默的口吻回答。

「誰要請我吃老拳，事先我是照例不會料到的。」

「你也是一個很危險的脚色！」馬福特向着他微笑了一笑。「可惜我竟沒有機會請你喝一盃和着少許藥粉的惠司格蘇打，像我用來對付路特醫生一樣，目的是僅僅要使他失掉幾分鐘的知覺；我把他麻到以後，便讓他安臥在汽車間裏，不料後來他又呻吟起來了，我險些當他是假裝昏迷的。你大概也聽到他所發出的呻吟聲吧？好像你曾經對我這樣說過。」

最後兩句話他是對密歇爾奎萊說的，於是我們的記者先生便想起來了，當他第一次走進加洛司巷去的時候，他的確是聽到過這種聲音的。

「還有一件事也使我很不安，——不知道老惠司克現在怎麼樣了：恐怕他心裏一定很難受吧！」

他的話說得相當流利，只偶然有一兩個字念得不大清楚，梅遜因此才發現他略略有些口吃的毛病。

「我很希望你們現在就把我的口供錄下來。」

偵探長很嚴肅地點了點頭。

「可是我必須請你注意馬福特醫生。——我想你大概總是一個眞的醫生吧？」

馬福特向他淺淺地鞠了一個躬。

「不錯，我是一個合格的醫生，但也許是一個庸醫。假使你願意到我診所裏去查一查的話，你就可以找到那一張證書了。」

「好，那末請你注意，」梅遜繼續用一種富於公事氣的口吻說：「現在你所說的一切話，將來開審時是要用作憑證的。」

「這是我明白的，」馬福特淡然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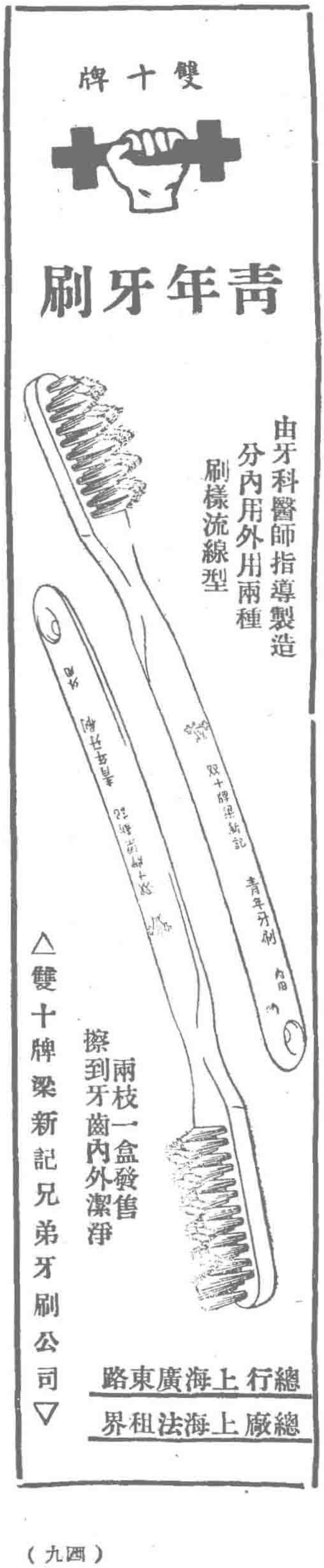
他又向他的妻子看了一眼，其時她已經走得距離他不到兩步路了，眼睛裏充滿着憤怒，嘴唇是白得像死人一樣。

「你這一次可要給他們絞死了，湯尼！」她切齒着說：「啊！上帝，我眞快活，你要給他們絞死了！」

「爲什麼不呢？」他用極冷靜的口氣回答，同時又立刻旋過身子，隨着梅遜一起走進區長室。

「眞是一個好女人！」他對於他妻子的毫無情義，竟並不着惱，只冷冷地批評着。「她對於她那個不幸的朋友倒眞是永遠最忠實的，彷彿我到現在還不能不念念於老惠克斯一樣。」

他說的是眞話，連梅遜也相信他；從他的聲音裏聽就可以知道這不是假慈悲。馬福特儘管搶過東西，殺過人，但他決不是一個騙子。

梅遜特地倒了一杯開水給他，可是他並沒有喝，他只要求他們把屋子裏的窗打開一扇，因爲屋子裏的人委實擠得太多了。他就在一張大寫字檯旁邊坐着，開始說出他的口供來。偵探長請他抽烟，他倒沒有拒絕，只是抽的時候很少，每一支烟總有十分之七是白白地夾在他的指縫裏燒掉的。

「你預備好了嗎？」他向希爾問。於是希爾便揭開一冊新的記事簿來，握着他的自來水筆等候着。